

崇相集选录

崇相集选录

附录一

附录二

附录三

附录四

附录五

附录六

崇相集选录

董应举撰

严海禁疏（万历四十年十月吏部文选司员外董应举题）

为触事陈愚，乞严海禁、原录封疆任事戮力收功之臣，以弭乱萌、以风有位，以保万万年治安事。

臣闻天下之患，其来有渐，其发不可御。其初必有先见之士折其萌，其后必赖忠武之臣收其败；其萌不折，其败乃成。然而世重言之者，恐无益而先受其祸也。臣，吏部司属也；所职在知人察吏。此外宜不必言者，而患有有关一方、系天下，昔尝其毒，今且更甚；不早言之，他日将有不可支之患：故臣不得不言。

臣，闽人也。闽在嘉靖之季，受倭毒至惨矣：大城破、小城陷，覆军杀将，膏万姓于锋刃者十年而未厌。倭之视闽如荆草焉，岁劫、岁焚、岁杀；有司将吏，狼顾胁息而莫之谁何！其后乃得戚将军继光者从浙提兵转战与俞大猷渐次收复，搜山捣海、竭智穷力，出闽于血肉水火之中而存其遗孑。盖至穆庙之世，而闽始完。其祸之惨烈而难收如此。推其祸始，乃由闽、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；而闽、浙大姓没其利，阴为主持，牵连以成俗。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，严海禁；大家不利，连为蜚语中之，而纨惊死矣。纨死而海禁益弛，于是宋素卿、王直、陈东、徐海、曾一本、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。自淮

扬以南至于广海万余里，无地不被其残灭；而闽祸始惨矣。当时微继光，无论东南，闽非国家有也。臣闻劫数将至，民生外心。昔日东南之乱，天地一大劫也。去今未五十年，民又生心，相率与倭为市。福州，首郡也；处八闽之脊，而统其会。福州有事，则八闽中断而不相属。臣幼时闻诸父老：嘉靖末，倭肆劫得志，一夕谈笑，肉薄城下不过千人；城上人股栗，江上兵船衔尾闭眼欲走。当事者不得已，括金帛啖之；扬扬而去。当时幸城内无通倭者耳；设有一焉为之内应，省城必危。省城危，而八闽之道不通，无闽矣。今之与倭为

市者，是祸闽之本也；而省城通倭，其祸将益烈于前。臣闻诸乡人：向时福郡无敢通倭者；即有之，阴从漳、泉附船，不敢使人知。今乃从福海中开洋，不十日直抵倭之支岛，如履平地；一人得利，踵者相属。岁以夏出，以冬归；倭浮其直以售吾货，且留吾船倍售之，其意不可测也。昔齐桓欲取衡山，而贵买其械；欲收军实，而贵余其粟。即倭未必然；然他日驾吾船以入吾地，海之防汛者民之渔者，将何识别；不为所并乎？万一有如许恩、曾一本者乘之，不贾白衣摇橹之祸乎？又况琉球已为倭属，熟我内地，不难反戈；又有内地通倭者为之勾引。此非独闽忧，天下国家之忧也。臣闻伏卵翮飞，牙蘖穿屋；蛰蝮被山，乳蚁漏海：事有未作，乱有未形；况其已著者也！使嘉靖之季早严海禁，则王直必不敢自徽往，徐海、陈东不敢自浙往，曾一本、许恩不敢自闽、自广往；东南受祸，安得若是烈也！由今思之，则朱纨曲突徙薪之策，胜于十万之师。犹当追录而祀之，奈何使蒙不白之冤于异世乎？戚继光收复闽土，庶几十一于汤和；况乎坐镇蓟门十五年一尘不耸，不知省国家几千百万钱粮、全边塞几千百万赤子！乃生不蒙列土之封、死不获华袞之谥，将何以劝忠勇而鼓其死力也！嗟呼！世平则文吏持议，使先见之士不得终其谋；世乱则武夫效死，至治平而复忘之。国之患，故在于此。昔弦高犒师，秦兵却走；契丹狃宋，莱公戒心；智高蓄谋，宗旦蒙死。今臣乡群通倭而臣独言之，则臣之家族必受其祸矣。然臣不言，则全闽祸而国家亦祸。语有之：『先事而言，是谓不祥；后事而言，国受其殃』！臣不敢避「不祥」之祸，使至于殃国；故敢冒昧上闻。伏乞敕下臣部早选才望、有方略者为福建海道，专主海禁；假以便宜：凡悉少通倭者及大姓出母钱资之通倭者，皆重法以折其萌，比于武王「拘戮群饮」之义。若海道能禁绝通倭，卓有成绩，加衔进秩，与之久任；或照边方兵备，一体超升。仍乞敕下兵、礼二部，议勘朱纨当日因何而死？果无他罪，止因海禁为士大夫所中，乞为申白，建祠原镇地方以风任事之臣；详勘戚继光救闽功次并蓟们十五年不中虏患，其功当比何人？或并名将俞大猷一体赐谥，使忠勇者乐忘其死；亦今日之急务也。

臣伏见陛下圣德，上符世庙。而嘉靖末年东南多故，当时国家财力尚饶、材武尚众、法令尚严，而荡平祸乱犹尚如是之难。今财力匱乏、法令废弛，天下仓库如洗、国储不能支二年，加以建酋佯顺卑翼以俟、粤东夷市变煽难知、沿海倭患旦夕不测，而虏封未就、羌变时作，水旱妖怪无处不有。陛下方举万万年之觞，大小臣工讳言职事；臣不知将来之所终！臣肉不足以润斧钺、骨不足以填坑塹，独有报国枯肠欲先事而吐，以当唐人千秋之一鉴。伏惟陛下裁察！

答沈宁海（壬子）

□□□报正叹息时平武节之难为功，从古已然；不独将军然。使有志烈者为将军愤怒投书抵几，将军何媿与！将军劳苦功高，五十余仅仅守一参将而曰「纳贿」，将何人不纳贿也！世之真纳贿不识一阵、拱手而取大官者，往往不挂人言；而功如将军，顾反波及，宜乎将军之抚痍痕而内悲也。虽然，使将军不识一阵而取大官，使人目曰「债将」，将军甘之乎？英雄心骨，自与人不同，挫而愈厉、抑而愈奋。昔俞虚江被逮，加以严分宜父子之贪鸷，几上肉耳；犹扬扬入辕门，大言曰：『这一番，只为我妆点光景』！将军何介介于此哉！「卷甲躬耕」之言，窃为将军不取！今海禁不戢，盗贼多有浸成嘉靖季之隐忧！边备尤疏，断为可虑。此将军磨剑以需之日，虽欲教子自乐，恐不可得！幸毋以小小感愤，易其尽忠报国之心也！

天下事，非三寸管者所能为。敝乡筑堡，盖出不得已之计。今已就十七、八；为丈三百，皆琢石为之。费取地价、间架钱、官助，益以先人饷粥之田。适将军赐至，不得不拜其有以报将军也。川扇十把，奉上麾暑之用。不尽。

答俞将军（壬子）

远勤使命，若感激于不佞之留意先将军者。不佞非为先将军也，国家食力臣之功、地方蒙力臣之德而事已忘之，冒功、冒赏者相踵也。无功而借为名者相属、实有盛烈者仅报以官，谁论其世哉！且文臣持三寸管优游而取八座，广田宅、骄妻子；何功于国，而歿必易名？独靳于功臣，不知何说！不佞非为先将军也，恐无以风效力致命之臣而鼓壮其气；他日有事，无敢先登耳。不佞虽文弱而喜武节；先将军被逮而不惧、负谤而不诘、守策而不易，存大胜而让功，此何等学问！将军有意乎？未可以少阻牾而介心也！

海禁坏久，当事者向未措意；故将军蒙疑。今新公到矣，此将军自见日也。沈宁海在浙，浙人倚以为重；岂以将军而逊之！不颠、不狂，其名不章；不挫、不折，其功不烈。幸终勉之！

与吕益轩（壬子）

承示海上事体，盗贼责成寨、游捕缉，且令护送商船，下每视为故纸；此近来纲纪不饬、人心积玩之弊，由来非一日也。闻之诸弁：获贼不难，所惮者审解烦费，缠绕日月，经问衙门或有恩贷。武夫力而肆诸原、文吏宽而纵诸柙；不肖乡官受贿而鼓舌，长厚有司不忍于盗贼，而以放蛇、放虎为阴德。凡今盗贼之多，率由于此。即通倭之不能禁止，其弊亦然。如使贼获必法、获贼者必赏，何患江海之不清！惟贼获而贼复生、获贼而兵见苦，不惟无功，而且文致其罪；此所以难也。彼不获贼，不过诘责；获贼审放，且以贾罪：彼何苦为之！故兵哨与贼，常阴相避。凡海上数盗，即哨兵亦颇知之；而不力为捕，甚且有哨捕残兵自为之者。今欲力振此弊，当使下人知获贼之为利、不获之为害

；破从来积弊，士乃用命也。

「仁」之一字，不专在生。不除盗贼，决不能安民；不能安民，决不能为「仁」。除一、二盗贼以救民，仁孰大焉！除一、二贼则为盗者戒，是亦所以仁盗贼也。不然，人人皆化为盗贼矣；至人人化为盗贼而除之，其残不亦甚乎？若令哨兵获贼者与杀虏同赏、地方获贼者与哨兵同赏，决无吝惜；则贼之不除者少矣。

至于水兵数汰，为害甚大；弟将继有言焉。明台必不我厌也！

答沈将军

某虽文弱，却喜武壮。尝谓武夫可为文士助者三：舍命，一也；决气，二也；直肠，三也。文士得此，方能有益国家。今之武夫，好为文以取悦缙绅；某甚笑之。舍其所有事而从事于浮游斌媚之观，此有识文丈人所用自悔者；而将种亦为之耶？将军义侠武节，少年从塞上，手杀虏，掷之市中，无虑数百；便宜出海，不为文法牵拘，竟能呼叱冯夷，赭倭黑水。不独号令指挥三军加勇，而无战不为士卒先；长刀厌血、短剑朱腥，使属甲者皆若将军，无虞寇矣。今天下汹汹，有不可知之事，辽阳为甚；将军其何策以弭乎？万古英雄，只拚一死，便足压倒古今忠臣、孝子、侠士、节夫与！夫盖世之勋名，虽作用不同，根基皆从此立。文士有口而已，何用哉！愿将军自爱，捐躯报国，会有其时！

答吕益轩（癸丑）

正要与兄言海上事，闽之戎政，水为第一、陆次之；倭未有不御于海而御于陆者。水陆伎俩不同：刀箭箠楯，陆之伎也；水战只在惯风涛、识风势、善抛石、会犁船、精火器而已。今以不习水之陆兵拨之于船、以不习水之将拨之管船，是以兵予敌也。此弊不更，虽岁做船，无益！且民船修舱常至十余年不坏者，以人常在船、船常烧虱也。今兵船烧虱草料尽入书房之手，苟且故事，船则易坏；往往不敢出入风涛。卒有贼至，何以用乎！船中銃、火箭等器架藏不得法，往往置之水堵，泾气侵之；加以制銃不牢，发而伤人。其余器械，十件九废。无贼则已；有贼，兵船恐不足恃。以弟愚见，寨、游船若欲得用，须募海人！钱粮不足，宁可减船，决不可以陆为水。至于水将，亦须就水递升。如捕盗有功、不害民者升哨，哨升总；择其灼然有功能者，升一以劝百。是谓以水择水，长技益精；将不习水，有勇安施！

今兄一肩担着福建水兵，水将更须留意。

弟不出山，犹肯时时入告；弟出，恐无多口士夫如弟者。今世通天下皆作杨子学问，不肯作墨。孟子甚墨，弟则甚杨。杨雄、韩愈皆曰孔、墨，不曰孔、杨；其故可思也。

答吕益轩（癸丑）

承示玄岳、赤石、见素三兄到敝省信，大快事；但恐赤石未必遽出。其推海道，亦前部议所及。

凡官非久任，决不能成功。久任，贤者之利，不肖者之所恶。久任以责成、破格以旌异，迟于前者超于后，无功不集、无贤不劝矣。贤者爱行其志，甚于爱升官。弟在铨司，每恨迁转之速。况海上事体，关系得失匪轻；欲振于久弛之后，图为万全之谋，而以日月从事，决知其不能也。处置卫所议，凿凿可行；非身经巡历、究心利病者，安能规画确正如是。断宜详院；他人代庖，代庖而已。贤者无一处一日不是心血灌注，印接在手，便欲终始成绪。代庖而不巡历，何名为代？巡历而不条议，何贵于巡！况款款皆中窾会，即以此告新令尹，犹不失为谋国之忠；岂可预逆其异意，而遂辍不行哉！幸即详院，为保卫沿海第一策。

抚台初推时，或有异同。其为军门以后，计安地方，不遗余力；与前数公大异。何以不覆留而致其移镇？镇一移，则海上情形既隔，不免卒应之滞。弟曾劝其稍迟数月，实为全闽，不暇计时局也。

景云有荐、徐当有推，赤雉之于长沙，终不免休致一疏；数年起复，犹为稳便。弟于陈、庄二兄累荐，部中旧同事有知之者；不知旧兴化是有人否？

近抚院欲弟一晤；弟既难于上省，又恐芋原各官谒易之冗，不得须臾；无已则郊外乎？且弟亦欲从舆抚君，勿以时局弛其宁固闽海之心；势既不得，卒代权，又不能独卸，自处于「难进难退」之地。万一周防稍疏，致有纷纭，益遗言者以过端，不如坐镇会省疏，疏乞归；既不废事，亦足明志。盖志之决与不决，不在镇之移与不移也。弟尝言被论大僚，初亦无甚可摘；及至杜门，公事益弛，于是言者益得持其短而攻之益验。若被言而素服视事，日日疏归，志在必去，不以一日忘国之忧，岂非大臣风节哉！或以此言为无耻，今之数数杜门者，岂尽有廉耻耶？大臣无耻，则小臣何视！大臣以人言为廉耻，则小臣益玩，国事益弛。观此时局，真不知所以救之之法也！

答徐按院（乙卯）

去秋备荷隆款，所不一字鸣谢者，自以旋归指日，可再叩首阶墀耳。

承读条画，言言中会；备荒防海，尤荷至心。益轩二议既除残兵作贼之害，又重卫所防守之权；水兵以不汰而益精，卫将以考核而益励：此最得之。独水将一节，某向有肤见：欲令把总、哨官皆从水择，不必以「名色」充授。捕盗有功者，升哨；哨有功者，升总；总有功者，升钦。盖从水择将，则水技益精而缓急有用也。海国所急者，水将耳。前言堪任之人亦于海素习，曾以便宜捉倭于海外者，非题请不可。

得备荒之金至于二万，此从来未有；而窳淮南乃出四之三，某如何不感！且前年改折及预放六月军粮，潜弭荒变；某所亲知。三至福建，洁白不改；二杠往返，到处皆然：某如何不服！奈何以纓冠之偶后，遽为贤者尤乎？人才难得，有一再洁白、未得所图而中变者矣，有一再洁白、得所图而中变者矣；久而不变，则其品已成。虽偏、虽瑕，犹当宽恕。若件件责备，即孔门多弃人矣；何以行行货殖赋粟倍、他日身经鸣鼓者，犹称贤哉！故某覆淮南致仕，略其迟而扬其功。某与淮南书，就其语而规其不大；欲使贤者交相济也。兵垣不察，反以为罪。某直受之所以不辩者，恐辩则淮南益受伤也；且辩以求白也，某不做官，何须求白！

高案迁延、道路说谎抗旨，敝乡两衙门一时俱尽。某又被言，不知此事将何税驾！老公祖其亦终念之乎？

筹倭管见（丙辰）

倭垂涎鸡笼久矣。数年前，曾掠渔船往攻，一月不能下，则髡渔人，为质于鸡笼，请盟；鸡笼人出，即挟以归。今又再举者，不特倭利鸡笼，亦通倭人之志也。

鸡笼去闽仅三日，倭得鸡笼，则闽患不可测；不为明州，必为平壤！故今日倭犯我，则变急而祸小；倭取鸡笼，则变迟而祸大：此灼然也。且昔日倭杀我人，今日倭煦我人。倭杀我人，人怨之；倭煦我人，人昵之。故杀我者怒我，煦我者豢我也。怒我，可敌也；豢我，不可敌也。今通倭人皆言「倭国好」。——夫寝锋刃、乐杀戮之人而谓其好，剖孕妇赌男女、注孩儿于槩观其宛转以为笑乐之人而谓其好；明州、平壤呼吸崩残，东南积骨成山、朝鲜仅栖黑子，此谁之为？而翕曰「倭好」、「倭好」！呜呼！非天将降劫于生人，何以心迷如是耶！即近日鹿山二倭船，渔船遇之而走，鱼不及收、网不及取；倭遣漳人以甘言招之，为之收鱼敛网，举以还之。送之以鱼，即合掌以谢；岂昔日凶残，今变为礼义哉！然至东涌，二船成五矣，吉了、白芒居其三——此中国船也，为彼所并。独刘一船走，则剌其手，溺其一于、披其一子腰。故不走，则慰之；走则杀。怀以德、示以威，于是遇倭者毋敢走矣。由此言之，倭诚好人哉？昔契丹犯宋，小掠而还；寇莱公策之曰：『此狃我也』！乃豫召石保吉、李继迁等于要地。及羽书一日五至，莱公言笑自如，直促真宗过河而已。盖其谋豫，故神闲而气壮也。今倭仅五船耳，以利愚我、以甘言诱我、以杀走者恐我，又潜入内地探我；五寨、三游，熟视而不敢动。警报急，则张皇肉缩；宽，则遂谓无倭，饰言以误上司。万一如契丹狃宋，去而随之以盗，渔船不敢走、兵船不敢御；闽之为闽，其可知哉！不知今之为莱公者，果出何策也？

以愚意度，倭之计有五：以小贼尝我而佯去之，乘我懈而大怒焉：一也。

以甘言诱渔舟藏倭其中，以钓、以侦；掠舟既多，突然乘我虚，夺舟入港，我不及防：二也。徘徊海上，招他盗为群，以中国攻中国；散出挠我，如群蜂螫手，人不及搏：三也。以取鸡笼为名，视风所便，转帆入寇；舍船登陆，不过数百倭，横行郡邑，疾雷不及掩耳：四也。既得鸡笼，要我互市；乘便席卷，忽起燎原：五也。贼有五计而我五瑕：通番奸民为倭作间，飞语惑人，摇动人心：一瑕也。将领包兵以媚上，兵无实数：二瑕也。通倭人以船予倭，我船又率小而不牢，不可以■〈犁，牛代禾〉贼：三瑕也。无赖少年喜乱，海上盗乘乱而与倭合：四瑕也。城郭不完，土堡少而多坏，贼至则掠所有以为资；用吾民为向导，民化为盗：五瑕也。其间利害，尚未敢言。但以彼五计攻我五瑕，栗栗岌岌，危乎难哉！今欲转我五瑕、夺彼五计，在明法令、固提防，用术以反之而已；贼之滋蔓，不可扑灭也。以掠民因粮于我，若令所在造堡而少资之、力不足者造敌台，寇至尽收以入，坚壁清野；则贼无所掠，其势难久。彼诱渔船欲乘我虚，我即以渔船藏兵杀之，出其不意，则彼穷。彼欲招他盗挠我，我募海人为兵厚饷之，无不应募而杀贼，彼又穷矣。彼以取鸡笼为名袭我，不能飞越吾地；吾严备逆击，则袭不得施，又穷矣。其大要尤在择将、在募海人、在通琉球市。夫兵，难口战也；战在胆，胆在练。未经战者见敌而栗，安能战！战海者，必习海。海不习，立且不定；而欲用之于战，促之败耳。今必择经战惯海、有勇略人为将，精募海人为兵，而后可以战。盖海人不畏风涛，胆壮、识风势；资以刀铳，足以击贼。寨游亦有土人不得用者，所募多游惰，又兵数少，不敢战也。故贼尝语人：『兵船至，我卧而杀之；「兄弟兵」至，我立而与敌』。——兄弟兵者，谓渔船自相为也。但渔船不敢带铳；有铳，则敌之耳。往时收功，多以渔船；故可用也。至若琉球，往时岁市易于我以转市他岛；自「十年一贡」之旨下，汉物之外，市者少。于是通倭者大得利，相踵以去。初犹候风，今即秋冬亦往；名虽禁之，实不能禁。得利，即淫赌游荡，且生外心，勾引为非；从来之势也。今开琉球之市于外寨交易，则外货流通；奸人牟利者，近亦得售。不待生心于鲸鲵之窟，而勾引可潜消。或曰：『倭以琉球市，将如之何』？曰：『琉球人贡则受之；琉球以倭人贡，则我严备而却之。不去，则杀之；总得汉物耳，何苦来而得却也』！且与其以鸡笼市也，孰若以琉球市；与其阑出而酿勾引也，孰若开一路于琉球！

审画制变，未雨绸缪，使民不至糜烂，则在当事者之有远猷；如某偏见独识，固不足采也。

答叶阁下

警报未至，飞语四煽；谓思兰女为王妃、蔡钦所子为将，能飞跃数十船，今来屠某者。宗戚皆恐，妻妾皆泣；小儿请某避三山，而某坚不肯。谓儿曰

：『汝欲我避三山，姑勿论三山更不可守，且我与汝两地，贼在彼则此虑彼、贼在此则彼虑此，两虑相系，何以守城！若贼至，弃堡以走，追杀立尽。先事尽室而去，人多物贵，何以支吾！不如结乡社，贼至则守、贼退则耕；万一不幸，走亦死、不走亦死，等死耳。宁其以逸死也，或者求死而得生，亦未可知』。又谓妻妾：『妇人从夫，夫生亦生、夫死亦死。汝欲弃我他避，是何心肠』！乃不敢言。某前上「禁通倭疏」时，曾曰：『臣言则家族祸，不言则天下祸』。若欲走，则当时不该上此疏；既上此疏、又造此堡，则今日不宜走矣。且某足一移，人心益恐，海边酿成大乱，亦未可知；故不得不矫情以镇物也。

答曾明克

四、五十年无倭警，今乃有之，通倭之效也；反谓疏禁通倭者致其穷极！夫通倭人，何曾禁哉！即倭自言，亦曰「中国岁有四、五十船往」；此官遣之耶？抑自通耶？而曰「禁之穷极」，何说也！禁之穷极，尚有四、五十船；若不之禁，当千余艘耶？夫我之胜倭者船，设通倭船为彼所留，则我之长技夺矣；故某虑此而谓其当禁也。然亦何尝禁；独敝里人，则数数劝之，无敢行者。私以此为报朝廷一事耳，而吠声者乃挟倭而恐我，亦愚矣！

前倭止二船，而七游、五寨无敢发一矢；至伯起去，而倭始真。后倭数船，而七游、五寨无敢出一睨；至右伯出，而倭始遁。盖彼亦有耳、有目，彼亦爱性、爱命；我恐则凌、我狙则袭、我无备则劫，其势然也。故知今日战具不可不修、军令不可不一，士夫议论不可憊而佐倭。今年风逆，秋尽乃虞耳。某与右伯渡海，益知形势、益知兵船不敢向敌之故、益知御倭之方，独弊孔难塞、误辙难更耳。坐守龙城无他缪巧，只是蛮法镇压；海上人心止视吾足，吾足动而人心益摇也。昨在海上，樯仆于水、战枰崩落，而神气不动；亦只是胆粗，无他学识。今方与众议增城堡，以壮人胆。只恨我无银；若有银，募勇壮不惟可守堡，且能杀船；地险而多可伏也。

明克教我！以避乱自蒙一夜数徙之说，我则不能。然伯起被倭留，已足泄侧耳我者一、二矣。入省，更侧其目；不如止也。

答黄抚台

海警乍闻，奸言煽炽；谓倭将甘心「疏禁通倭」之人。某不得不身当海喙，以镇人心。后董伯起奉军令侦探东涌，苦于无船；某恐误军机，不得不就管头处置以速飞渡。不意竿塘、横山、东涌信地，兵船绝无一只；倭船巧藏以伺，伯起遂为所挟。虽忠愤激烈，于中国事体不无少伤矣。

近见方輿求往倭国接伯起归手本，心甚不喜。大抵此事不可以伯起故，开奸徒市倭之门；不可以警息少靖，缓选将练兵之举。海用海将、海用海兵，不度其宜而责其效，决无是理！今日所恐在倭知我虚实，今日所苦在奸徒挟倭为

市；事虑其终，当慎其始，伯起不足顾也。

谨将「侦倭实话」、「辛亥禁通倭疏」及方輿奉禀稿呈上。福州备兵可借吕益轩，起沈有容参海上，亦三年之艾也。

与毕见素

海上初十晚始雨，略可救槁苗之命；尚须马鬃一点也。

戎政近虽改观，然选操水兵最要；选、选之于海，操、操之于海也。兵未有不能水而能战者。犹之土人也，或望水而呕；犹之海人也，或望海而眩：习与不习也。宜令所募兵，俱驾船至定海、竿塘，能行走自如者，真水兵也；即听用。把总，亦以此选之。选得千兵，杂以銃手，统以惯海、惯战之将，时时操于海上，则人人胆固，而倭不足虑矣。其次，择要地而城之。贼至则清野，令无所得食；贼入则尾其后、贼出则扼其吭，省城可高枕而卧也。五虎门最要，庆石可城；有此二着，即不必侦探，坐得胜筹矣。今百事未归矩，但欲侦探，譬如病人不调理气血，但使巫视鬼；巫说多端，病亦不起矣。抚公前日见教，以无事常如对敌；诚是也。弟所言二着，亦宜早办！何如、何如？

答韩璧老海道

环天外夷狄，凶莫如倭，狡莫如倭；前事可见。王直、徐海等之残东南，皆在弛禁之后。戚将军收闽血肉以来，海禁不弛，故亦无患。顷自禁弛，而奸人挟倭吓我矣。

今始萌芽，垂涎鸡笼，志不在小。或收鸡笼以迫我，或借鸡笼以袭我；无但曰「彼志通商，逆风假息」而已！如但假息，何以巧掳渔船？何以甘言诱之，藏倭其中，以钓以侦？船以及船二只倭耳（？），鹿山、礮山、东涌能有几日，遂掳南吉了船，白艚船无虑数十。多少寨、游，不敢一出；探报侦视，无一真息。设前日不遣伯起、伯起不奋危辞，再息数日，后■〈舟宗〉继至；掳船既多，见我兵船伎俩既熟，乘我空虚，安知所支！夫彼惟不掳耳，掳小亦且掳大、掳水亦可掳陆；初但劫以自资，后且势不自己，以数船之众横行各郡，佐以奸民及海上群盗。明台以今之兵船、水将及诸营饮飞之技，能与敌否也？且彼志鸡笼，以便于通商为声；然孰与得福建之尤便乎！前残朝鲜、又收琉球、又志鸡笼，然则闽、浙沿海诸郡不在第四之科矣。兴言及此，可无寒心！

今之通倭人必言「倭好」，皆曰「彼但利汉物耳」。夫言「倭好」者，我人至必奉以女使，必优其货直；奸徒贪财、荡子好色，安得不奔命恐后！此贾谊五饵欲施诸胡者，彼乃以施我。我人畜妻、生子其中如陈思兰辈，不少矣。明州互市之初，倭亦何尝不「好」；后竟何如？平壤残灭，初亦惟「好」之故也。往时之倭人以为仇，今日之倭人以为好；往时之倭杀劫我人，今日之倭诱使我人。劫数将至，人心先迷。呜乎！危哉。今日之倭谋，恐又在嘉靖末年之

上也。今日兵船，武将如俞、戚诸将，不能屈一指矣。其尝搏贼、能用奸人少有效者，似无如沈有容。有容尝以便宜渡海破倭于东番，又能却红毛于立谈之顷。此人若起为闽海将，则漳州贼可收为用；且敢战，决不至如此仓皇也。今之兵船，无一敢出洋；今之侦探，无一敢至信地：徒拾道路人语回报，百无一实。老公祖虽极聪明敏练，有心地方；安能飞耳于千里之外哉！

奸欺既露，百计弥缝；造言生端，群党相煽。倭至而声息乱传，倭未去而遂报无事；如此不已，恐大可忧！为今之计，惟有信赏必罚：逗挠者法，侦探不实者法，负任使者法；毋系金柅一饬功令震其耳目，而后人可任使也。海将素不习海船，兵包多亦无实数；贼至而逃，势所必至。今欲择将，必先尝与倭战之人，其次惯海敢战者；诸凡有手艺、善条陈者，皆无所用。盖海战只在识风势、会■〈犁，牛代禾〉船、善用火器、善抛石而已。以不识海之人战，犹鼠涉水、鱼上山，虽督以功令，万不能济。今之材官什五拥旗鼓、驾船艍者，大半若此矣。欲除包兵，必清其源；欲士敢死，必严其令。欲责兵船向贼，必参募精强海人，使豪杰自将而重其赏。欲固门户，必扬兵威。欲破倭，必破之于海；不御之海、御之陆，吾民糜烂矣！盖倭船制低，结草为篷；正风而驾，不能作使：故■〈犁，牛代禾〉之易也。某前「疏禁通倭」者，亦恐通倭人以船予倭也。俞虚江有言：『胜倭无别法，只以大船■〈犁，牛代禾〉小船、以多船胜寡船』。若彼得吾船，则夺吾长技矣。彼之刀法极精，使至登岸，谁能御之！戚少保宁德、福清、兴化诸捷，虽曰陆兵；亦因倭骄而怠之余，有陈白头为之前锋，而麾下士皆百战敢死，故能胜也。且戚初至浙，亦数败；至海门得陈白头，始胜耳。虚江之扫粤东山贼、海贼、倭贼六七种，亦造船于福，而克有成功。故御者海易而山难，故兵船要、海将要也。至于地方长策，台堡为尤。先倭之蔓延，掳我所有以为质、掳人以为向导也；设处处有堡、处处有台，贼至则守坚壁清野，彼何所掳而能久哉！布以游兵、将以能将，尾贼所向，急则依壁以战，多鼓鉤声，士气倍之；是又不独为守资也。今堡台甚多，而存者亦多坏；不助之修，决不能守。不守，则贼据以为巢，驱除更难。虑患若周，当以他日享士之费十一为修堡用，庶几患至无虞，不至追悔于异日也。今出省城外，沿海只合北里三堡而坏其二，连江几堡不知坏否，长乐北乡独无堡，宜为之处。合北，省城门户也；坏者为长湾、东崎。长湾堡可三百丈有奇，尚能自修；东崎堡可五百丈，而人多贫，非官助不能完。若曰民堡民修，终难竣事。若为门户计、为他日贼据为巢虑，则此费似不当惜也。

伯起生未识海，奉军令侦探为倭挟归，尚能奋辞恐倭，誓死慷慨；观其来书无一毫儿女态，某亦心壮之。男儿以王事死异域，何所不可；但恤其家、怜其母节，彼死瞑目矣。决不可遣人迎，亦不必阴购熟走倭人作计。伯起既甘心

死矣，何烦台虑乎！

松下皆盐贼，收以为用，可消盗、且可敌倭；最是妙策。今方资民船、民兵，功赏宜厚，不可淹没其功；一船有赏，豪杰争奋矣。馆头、壶江诸澳人，未奉功令，无人敢应；若以守门户，胜于兵船十七、八。其人入水不没，但未与贼斗；急亦可用也。

今省城不知为何人所嫉，某之坐镇海喙，安人心也；忽传倭来屠某、忽传某走入省、忽传倭入堡杀某一家四十人、忽传军门不与某入省、忽传伯起逃归某家藏匿，至使警报初闻，堡中人恐某累及，皆欲走。老公祖亲见伯起家书，人言犹如此；况其它乎！若云不肖信义、一呼百集，彼且传某反矣！承腆惠感刻，质言以资矐。

与韩璧哉

闻道友誓心保寨，愿以幼子为质。彼虽异类，亦感至诚。至于不难片札助我成功，弃其同类，愿筑京观，可谓明于顺逆；天实以伯起为饵而得此酋也。前之犒抚，犹为未费矣。

东沙之役，某生六十一矣，未见有此不伤一卒、不折半矢、不糜斗粮、不旷时日，去如振叶、归若系豚，捷速而完，功难而易；就使俞、戚再生，亦当首肯矣。而露布不扬、饶吹不震，饮至不誉，赏赉不破格。窃以为执事者之有阙！或者临遣之后，图此殊烈乎？非王居华不能身尝寇而下之，非宁海不能驱使居华作诱道友，相机合变，制胜于心；其余将吏所为，因人成事，抑当念乎舍命不渝、遗功今日者哉！宁海结此两局，或可免妄荐者之罪。明公嫌于同功，冲谦虽胜，未合大公。禹皋陈谟不嫌自伐，岂可嫌己而掩人哉！明公毋易视此功，恐他日不再得也！

嗟夫！自去夏以来，飞语万端：或言海本无倭，或言倭来有仇；或言伯起未去，躲在某家；或言伯起诱倭为害，或言伯起头髡；或言伯起以船载物，藏于某家。今果何如乎？即宁海之来，亦有反唇；今尚不知都下如何传布？虽然，所恃有天、有明公在。久雨伤禾，且虞秋旱；恒雨之占谓何？或曰奸在下，其谋狂；愿察之！

与黄玉田方伯

沈宁海之才，若以闽事付之，造船、制器、募兵、用人俱出其手，赏罚听其自决，勿为飞语所摇，两年后决可使海上无寇；此弟所敢保也。今能如是否？

东沙之役，虽凑巧天然，非宁海决不能无意外之虞。若当时上山与战，倭藏礁石间以实击虚，三千兵不穀其杀，反与之抢船之便矣。若如人言围守，令其饿死；十七、八飓期，不知兵船坏几何、兵溺死几何！今坐而诱之，取道友

一札，个个就缚；分功诸将，可谓奇策；而犹以为议，何也？至发遣道友只在夏至十日内，未迟也，伎俩者反谓宁海见围■〈言共〉然；尤其失策！夫兵势所趋，非亲履者不能知；事机百变，非有识者不能虑。今以悠悠之口，坐制效死之人诱倭就缚，何所见而议其非！万一少迟，飓作船裂、兵溺倭逃，又议其罪矣。侯便发遣，即谤其「被围」；万一风未盛而遽遣，东漂浙、南漂广，致有他虞，又罪其「早」矣。动皆罪府，将如之何？且今等安子船尚有二只，惕于彼国重法，势不得归，势必作贼；一有警报，宁海必且鼓行而前。勿论兵船调度，不得悉如其意；纵如其意，乘便趋势，不能保无他言！污言易受，误事难当；及既败事，何以自明！尔时宁海虽欲不束手入狱，不可得矣。以聘始，以罪终；虽童子，亦知趋避。况专题一将，仅管二十四船、兵不满千，而责之以三路之远；一路失事，即受一路之罪。分不足以相统、令不能以相及，而与受其罪。兵船又少，不能奔命；兄以为处宁海之道乎？新命虽荣，后罪且至；此宁海所以决去也。

弟前荐宁海，喷有烦言；今幸成功，亦欲结局。弟荐宁海，实闻其退却红毛番事于国子博士之日。以为此公之舌可以敌手，其调度必中机宜；藏之胸中已八、九年。至癸丑，乃言于益轩；乙卯春，言于李旭山先生。丙辰，因警报，乃言于诸公：弟初未识其面也。壬、癸间，彼有两书，无半字及于功名；弟益尚之。此以神赏，非由皮相度；当今海将，决无出此公右者。今日本形势，已在其胸中。军门不移镇，彼不思归；事事凑手，彼不思归；飞语不狠，彼不思归。彼之做官，利害与弟不同。弟出不审，不过失官；彼留不审，将邀重罪。弟欲善其出，亦欲谋其终；丈夫肝胆，自是当然。彼留而做得事，可为梓里留；彼留而事不能做，无利于桑梓、有害于相知，留之为不情。且彼亦英杰，岂能以虚词借也！兄言「成败萧何」；何非汉皇，岂能留信，信亦岂能为何留！夫留信，易易耳；处置得宜，令得展布，信亦贪功名者，不待何而自留。权不由信，而欲信留；信，庸奴也则可。兄又以「道尚可行，孔子安然以观其自化」；又非也。孔子摄政纔七日，便杀少正卯。正卯不杀，鲁君不听孔子；杀正卯，则孔子之行，不待腩肉不至时，谓能安焉观其自化乎！夫功之所以成也，以其有权也。童子牵牛，可耕百亩；一传众咻，难为齐音。今日事体，譬如托家老妇，而群婢朋挤；为主翁者，岂能涵容！或时而节约其物，令当众膳；老妇能之乎？兄言「当去者不能使之去，而欲去其不当去者」；惟当去者不去，故不当去者宜去耳。且弟岂能去宁海也；弟正为地方计，思所以处宁海耳。兄欲处宁海二十四船，决不能任三路。只以小埕、海坛令其专辖，护省城门户，弹压东涌一带海洋；勿使群儿与其间，缓急操纵一从其请；敢为飞语者，不验必法；而后彼乃展布，恐更有奇功未可知也。嗟夫！人各有能，能者

不用。用者不能，又使无用辈得关其口斗构是非，疑误事会仓囊扰乱，授人以逸。即微宁海，孰不危疑乎！不知「道尚可行」否也？

答韩晋之

足下以某年来旋往旋返，为不能自信。又云自信诚真，虽日弹亦无避，惟尽我事而已；此未做官之言也。即使尹伊在今，上无圣主深知、下无当事同德，安能抗时以自信乎！即足下所称李纲、阳明、罗峰诸公，以为出处合于圣贤；足下曾观史乎？李纲条水灾于金兵未至六年之前，为蔡京所逐；后乃以理卿当国难。如足下之见，胡不守定春明门豫弭金祸，至危急乃尔哉？阳明由兵部谪驿丞，诡死以免；后起知庐陵、入吏部，以南仆少展转建节，非王国华为之内主、许以便宜，功安能就！且既入吏部为考功，何不守定掌选，而唯唯仆少以出也？罗峰以南刑部议礼，为时所不容；非承世庙独断行取入京、不次超用，恐难措足于鹪行，况入相乎！之数子，自信非不真、自任非不力；其进退委蛇，犹如此。况时非昔，乃欲以不可久、不能久之时与位而责人以留，是犹责宾客于群酗骂坐之时而尤其不尽欢也。即孔子所称「可速则速」，何称焉！仆才非数子，欲不旋出旋返，何可得也。

所评宁海，盖得之。至以却金评伯起，又以卖倭刀病伯起，皆未得其情。伯起一贫如洗，安能却金；其不受倭馈，乃得生还；此是伯起有算。前韩道赏倭日，倭叩头言：『伯起不受我物』！人遂曰「伯起能却金」。不察其所以却之之故，亦告者之过也。卖倭刀一节，乃明石道友托卖；伯起生还，亦友力。即为卖数刀收利器于中国，亦奚不可！今伯起满身皆债，日食难度；某犹恐后之苟且若以「一介不取」望起，敢信之乎？

造渡事，乃敝里里长私呈于县者。盖馆渡多双潮，里长苦于稽迟；渡船又坏，每风起，人人有性命之忧；故名曰里长渡。非不佞之所能止也。

与黄玉田

昨见小埕秀才说兵船事，甚可叹。有用接木、竹钉参于要害之所者，有以箠肉为篷、厚不可卷、落而即折者，有以沙土参火药试之、火药尽而沙土见者，有旋索竹少、苟且易断者，有刀不用钢、不用磨、制成而插于沙而见白者；顷小埕征操军手长刀而舞，琉球人观之，取其刀而视，鼓掌而笑、画面而耻之。刀价三钱五分也，实不直八分；百械皆然。由造船、制器，无处不用常例，经历衙门多，故蚀价益多；蚀价多，故物料益敝也。设以其价直发寨、游，彼船、彼器生死所关，其敢不精乎？

今欲出战，决须先料理船只、器械；必坚必精，不可草草。况倭船数五实在东涌牵泊甚牢，硬攻不得；又有白艚五只时时入定海侦探，我之动静、虚实一一皆知。年兄决不可轻动，有将、有兵、有具、有时，出乃利也。何也？我

之胜倭，在■〈犁，牛代禾〉其船；今我船不坚，安能■〈犁，牛代禾〉人！我之■〈犁，牛代禾〉倭，当诱于海；今彼负山，何策以施？时又南风也，我船入湾，即彼为主；我船不入，浪又飘下，时亦未可也。万惟持重选将、料兵，计定而后出，未晚耳。

定海要地，城守之计何如？城中无米，卒然有变，且奈何？卫官摘支之弊，噬军甚；可恨！

更有老渔父言攻倭之法，附览；似亦有理也。

与韩海道议选水将海操

海警虽息，冬初风便，尚须提防。

御倭必海，水兵为便。水兵伎俩真伪，只看使船。自五虎门抵定海掠海而过，能行走自如，其技十五；掠竿塘、横山而目不瞬者，技十八。乘风而直抵东涌之外洋望鸡笼、淡水岛屿如指诸掌者，惟老渔能之。此选兵法也。麾下材官能此者，百不得一，故侦探率虚张；亦宜以此选之，后乃不面谩误军事也。陆兵月数操，水兵不一操；是要者反轻，宜其不任也。操必于海；纵不下竿塘，但出五虎、抵定海犹可。某生未习海者，前与右伯渡此，忽如矣；海操亦不难也。海数操，而水兵皆犀手矣；诸寨游毋敢偷泊内地送日矣。今不习兵于水而欲御贼，犹以婴儿搏也；不选材官于水而使之将，犹使鱼缘木也。选将于骑射，不如选将于海。选将于海，不如就捕盗哨官之水战有功三次以上能获贼首者递升之；益鼓其气、精其技，无患海矣。

伏惟裁择，幸甚！

与黄玉田

前承手示，以小冗未及答。然已身至庆石，相度地势，实省门要害也。其地临海，六山倚聚，可二千家；业渔习水，多殷实有力。若因山而城之，其险天设，即海上诸城不如也。梅花虽有城，然在外；此地与梅花犄角，内与琅崎门相馆：险可城，人可用。若创一城，宿以兵；贼至则扼其吭、贼入则尾其后、贼出则要其归，皆便也。兄前议设凰岫敌台，甚善。有凰岫台以束港门之东、有庆石城以扼港门之南，省城可高枕卧矣。且庆石城，长乐北乡诸村皆可依以入保；即长乐亦增一铁障也。庆石对面为张岐，亦有山险！但人居不多，难以立堡，设一敌台可耳。

守内固不如守外，然须扼险；战陆不如战海，则水兵之选操为尤先。选，选之海；操，操之海也。选不于海、操不于海，谩言海边人习水，此与耳食何异！兄知嘉、隆之际乎？邑造一巨舰，募海人为兵，皆游食者；应出海，率眩晕不立，潜凿船底沈之，乘小舟栖岛上呼救，以风破为解。彼其初亦谓是海上人，安知其至此哉！故弟谓兄所募必试之海；试之海而能舟，乃可练也。选

精，即不必汰；初不选而后辄汰者，其害有二。弟癸丑读书南门陈氏园，微行教场，见一老兵太息曰：『我当兵亦费本钱，每汰选一番，辄费八、九两』！问费之何处？屈指应曰：『某处三两、某处二两、某处一两，使用二两。有此八两，老亦可壮；无此八两，壮亦可老。春壮秋老，我兵会老如此快耶？我兵借银，息皆加五；借银得选，年年月粮皆是人有一一无可奈何』！此语，弟所亲闻也。且又兵既汰，无生理，皆去做贼，海上数被其害；弟所亲见也。汰兵选兵之说好听，而有隐害；不汰兵之说不好听，实可消贼。弟意不如初精选之，而后可不汰。大约选兵三十岁上下，可得二、三十年之用；水兵益老，益精也。秦经国为将，听水声知是何海；老而习也。今老渔亦然，望云而知风，望水而知海；故水兵未可数易也。兵数选，则牙官喜；兄知之乎？用「名色」听用把总，不如用捕盗哨官之有功、能者递升之，彼亦得以益习于海。一切听用，用之陆营或可。凡兵选欲精，勿取肥大，只看精神。选精则一船可当十船之用，不精则百船不如一船；精则不必汰。兄受抚公特达之知，决须以身任事，选兵亦须亲选；海上风波止是如此，勿足惮也！

与黄玉田议城庆石

承问省门要害，近至庆石相度地势，六山倚聚，东临大海，可二千家。其地，出镇门南行四十里，与琅崎相对，在梅花之上。其人业渔习水，多殷实有力。若因山而城之，其险天设；即海上诸堡，不如也。外与梅花犄角，内与琅崎门相馆，险可城，人可用；若创一城，宿以重兵，贼至则扼其吭、贼入则尾其后、贼出则要其归，无所不便。盖镇下两港，东下则五虎门，南下则琅崎门。五虎上有急水门，甚狭；前议于凰岫、桃源对造敌台，以束港门之东；今又城庆石以扼港门之南，省城可高枕卧也。且庆石城，长乐北乡诸村皆可依以入保，即长乐亦增一铁障矣。省城门户，无如此要；盖于海在外之内、于镇在内之外，真要害处也。

答蔡虚台

做提学不止是收得士望，还有正风俗之责。某平生有两念未遂，一是房考、一是提学。今六十有一矣，目力渐昏矣。人说兄于文字阅两、三遍，苦心至此，方尽衡文之责。太宰知兄甚，前犹诵山中宰相之疏；内召，在旦夕间耳。南中京堂，迁转稍冷。然弟终觉南妙诸公虽年非尽少壮，然天苟有意，公孙六十应选，竟取平津；程行湛六十为陈晋尉，竟官御史大夫；张柬之六十三为青城丞，八十乃成大功；彼皆过时从小官拔起也。丈夫患无树耳，迟速隐显，何计焉！兄之言，爱惜人才之心也。然持弟之说，则铨曹无权，不尤快哉！

吾闽降倭一节，人虑报复；则浙之沈■（犁，牛代禾）一船并杀十倭，不虑报复乎？且所降之倭，掳有浙兵、浙捕，今固未尝杀也。降之犹虑，杀者当

如何！且生倭、杀倭，权在海道军门，安可责沈宁海！宁海知择便成功，可杀则杀，可围则围；不可杀，不可围，其计不得不出于诱。诱之以报命，权听当事；于宁海何与焉！凡飞语欲害宁海者有数端，其一则不幸为弟所荐而已。

与海道议看航建牙

看航事，某向议属之戈船者。非独为渔人，实以寨游出汛，从来未有出洋者，率泊港口避风涛；某欲引之出洋与以航利，兵贪利出洋，益习水：一利也。外有异船，彼在海中先报，不至如前年夷船入港不知：二利也。海渔以兵船犄角，若船给以百子铳，贼至蚁攻之；此不资粮、不造船而得胜兵之利，最为长策：三利也。但所遣戈船，必如黄右伯所招壶江兵取回用之，乃可；不可参以南兵——正防南人为盗也。大抵沿海老渔，皆可为兵。有此一法，就引兵船出洋，又引渔船习战。国初，以屯田助兵威；今以渔船助水阵，内政、军令，计无踰此者。

东崎建牙，似为得算。以地利，则在省城外关。南出琅崎门、东出五虎门，水道既均，控扼两近：便一。内则从溪头山七、八十里至省，水从闽安镇入；警息易闻，烽火可不设。且号船往来马江、龙江之间，盗贼可少：便二。外则宿兵，近海渔船往来，虽纤芥之患亦知；不至妄传：便三。将在兵集，出汛、收汛俱在海澳；闻警即发，不似南台发遣之迟：便四。拨一戈船看航，即为远探。自东涌、锐山，蚊子飞过皆见；急则随势袭击，一面报闻、一面济师：便五。平时海贼常乘收汛出没；今虽收汛，贼不敢发：便六。一向选将，数套刀、数把箭、数行条陈摇炫上人，无丝毫中用；所报水兵，皆非惯水。今令参府督之，浮海伎俩，能否立睹；可得真材：便七。沿海城堡，无统难坚；得一参府就近弹压，人益有恃。守固野清，贼无所掠，其势难久：便八。外有重镇，省城高枕：便九。此东崎建牙之利也。若论堪舆，则祖龙两髀牟蜿蜒发下，南面甲马，亦用武之地。但恐处置失宜，居民畏骇；使某先受众尤耳。当示以利，官为造二敌台于浦所出处以便拒守，又增修其堡乃可。

与沈宁海书

世间礼法，只是做戏，当以戏法处之。良马伏枥，志在千里，宁当以观鱼、看鸟自快耶！丈夫欲有所念，奚为于规规小节间哉；则我之眼孔与彼等耳。姑安之，或有别转，未可知也。陈蠡老操江到，能明吾兄之功，前谤渐解。弟以「待命」两字，不得遄归。九月，先发家眷；自以身寄萧寺，听当事之所为。寻得旧例：宋阳山以北寺丞出为知州，许敬庵以南府丞出为佾事；以此祈于贵人，或者许我乎！某想：天下做官人至于变乱是非，去禽兽不远者，只欲为京堂；此即是禽兽胎也。如弟不肖，置之蛮夷僻仄之乡，定有所立；何有一理丞哉！人说不要做官；弟说要做，非是做官，做事也。人说不要做官者，却要

官好；我却要官不好，更好做事也。然又不如削官；削官更有千年事做。见小儿道虎洞，十倍于前蝙蝠洞。近有雪衣来，无数黄者绕之，见人不飞：此是神仙召我矣。

明公建牙东崎，为省城门户。但恐拆屋太多，给价太少，人情不安，归罪始议；则弟为怨府，则是保安地方之心反为胎祸地方之罪；弟亦何颜以见东崎人乎！以此亦欲飞至，从明公审察地势、慰抚人情、优处地价，与其便利；不想为待命所滞也。弟之始议，不甚妨民而有益于省城之门户，故敢出口。今为听用委官、地师作弄，其地之怨我日深，悔之无及；不得明公亲为抚摩，少取地而多与价，为之兴利禁暴，则弟何以自解哉！自想年来过虑地方，取尤不少矣。壬子，揭债造堡，得地托处者不以为恩。癸丑，请改折备荒，而仓前包揽户以为怨。甲寅、乙卯，为窦公伸枉，而言者螫之无妨耳，乃至为势家所螫、为南贼哨所螫；无非为颠连无告申白之故。丙辰，海警至，以身死守二百七十丈之堡；又身说长乐东崎，令其修堡、为之请金，而贫民畚鍤亦不乐。其冬，为连江百姓请命于旧令，为八将所谮；至今，受令毒不可解。又为海上散故所无有之帮，进课三倍，救出死命数万家；而福清豪恶人仇我不置。丁巳，白莲教不轨之咒，摘其乱萌，亦为纛舌所闻。前荐明公收拾两倭，压尽风涛，功亦不细矣；受去多少谤议。今又为会城扼门户之险，通海上之真息；处置不得宜为地方害，则某之肉其足食乎！某在家无一字渎官府，家田不给食，债负岁益，省下无一楹。同年知厚官于吾土者不乏，皆不自为一毫计；独苦心竭力为百姓，犹被疑阻如此；今可益之乎？今幸得明公亲到，必能曲处。旧料可用者为之用，地价应加者为之加；兵之所处，民自受累；为之平其曲直，明立条约，水兵无故不许上岸扰民，别为数款勒石于门。如此，则明公功德与山水俱长，而弟亦可以消万分之怨矣。

答沈宁海

人生建功立业，皆有分定。凡建功立业之人，皆遭磨挫；或始挫而竟成，或垂成而忽祸，皆看国运。国运当隆，则豪杰得伸其志，宵小不能排；国运当替，则豪杰为宵小所弄，功竟不就。总之皆天，非人所能与也。但真正豪杰，必不以躯体性命为自家物；但要顶天立地，虽老不怯，虽死不悔！马援老而矍铄据鞍，充国老而请伐先零。然而薏苡兴谗，铜标犹在；祸及子邛，而屯册至今不泯：遭时之隆者如此。至于宗汝霖、岳鹏举阨于汪、黄，死于秦桧，垂成而忽祸；岂以是悔而改其志哉！观千古之豪杰，则老不足恤；参国家之运会，则死不足畏。弟虽不才，窃有斯志。今生民膏血已尽，天下之祸乱未已；若不屯田，何以救之！成不成，不在弟也。

兄在登莱，初苦陶不得措手，继苦病不得展手；然竟须作一事而去，方称

男子。岛中可屯，则屯以省饷；奴机可挠，则挠以分敌。想兄必有以自处也。

与南二太公祖书

去冬幸谒武清行台，随奉手教，甚慰。后闻老公祖抚闽，某宜修治民礼启贺。缘迫屯事，外阻内摇，几不得措手；身至田所督开河沟，日夜不得暇，故奉贺独阙；而台驾南矣。

某虽奉特遣，无一舆、一皂、一兵、一马，有司视之漠如；即邮符亦多浮沈，良乡之教，未之领也。大帅屯田，以兵势便而饷足；其它募屯，亦得自主。未有如某之买地开屯，而飞语犹四布者。幸徼天时，颇有收入。以工本计，子粒大率倍以上。畿东屯田，尽可救国；若纵某手，不患无效。刘晏救唐，只是商法；以彼其权，犹畏牵制；况不肖某哉！

闽中地狭，左山右海，徒偷其隙为田，皆仰上四府之粟；而邵武可通新城、广昌，时得其粟以益贱。漳、泉田少而仰粟于东粤，海上多盗兼窘红夷，粟道益艰；不驱红夷，其忧不少。福州田少，而盐筴所出，豪商为害，海民甚苦；盗与商哨为毒迫之，且胥为盗：此大较也。张益州初到蜀，兵食告匮；令民以米粟易盐，逾月饷大足。其在杭，值岁饥，捕得私贩释之；或以为言，公曰：『岁饥且乱，乱末易定；不少纵之使为生，后将如何』！此明于大计者也。毕见素加西路盐课以抵加赋、散海帮以得倍课，不为未见。某以天启元年出西路商盐，得利十倍，有愿加引者。闽之兵食无措，只此一项可处。近议省官，则福建盐运司可省。盖福建盐课不及三万，不及淮阳一商；全设运司，官吏之费无算。东粤盐课十余万，仅一提举；福建课少而全设，诚为舛也。以某意，但于福清海口盐所自出之地设一提举，以出盐计石而税，不问所往；水口以府佐掣之，又加税焉。盐所自出之地既税，则各处之利收其全；水口又税，则西路之盐利缩其口：则虽不设运司、不立南台帮、不立东路帮，而盐利固已数倍矣。又于海上渔船，稍加盐课。愚恐闽课且十倍而百姓无哨害、无兵船害，得自为生，不至弃为盗，而海上事益少矣；此未易言也。某向以条陈盐莢为势家、为商者所毒，飞语四布；谓某有不利盐官之心，交起为难。此某所以誓不驰书当事，以远此嫌也。

闻诸人言：老公祖毅然以闽事为意，不惮炎蒸，身抵海上，日夜经画所以驱逐红夷之法至严、至密。昔沈有容以一把总能却退红夷，弭无穷之祸；今乃迎之入城，生其戎心，得贿勾引之人梟之，非过何也！红夷既据澎湖，倭必来据东涌；即不据东涌，且与红夷合而互市。昔勾倭于日本，今勾倭于澎湖，故红夷不驱，闽不知其谁有！红夷无能，止恃一銃；能制其銃，技无所施。用兵以谋为主，以简为策；以盗贼攻盗贼，以乱止乱，想幕府自有石画也！

与南二太公祖书

红夷恃铳，近则难施；红夷恃舟大，浅则难施。彭湖港形如葫芦，上有天妃宫，此沈将军有容折韦麻郎处也。是时韦麻郎与高窠为市，军门遣官拒者三，无如之何。众推有容；有容方为把总，得其通事抚之，作兵装直抵天妃宫，折红夷曰：『吾这里有抚按，无内监；汝恃内监不得！汝铳诚大、舟诚高，吾诚不能敌；然吾船多，委数千艘联锁港口，汝船能飞出耶？即用铳打一船破，一船补；火药有限，吾船无穷；恐汝枯死也！』韦麻郎点首。沈有容易衣冠，直上其船，饮其酒；韦麻郎即图其像而去：此二十年前事也。今事已至此，问一旧为海贼者云：『此不可以力破，可以计诱。彼方欲市，阳为私市，送火药上其船；火药桶中用小竹筒藏火，幸一发而糜烂矣』。又问一漳人云：『此事只可用间。阳得罪而投彼者，乘机图之。今红夷截海，人不得为生；但委土人之有心计者能了此事』。由沈言，则当不惜舟、不惜兵力，乘其敝而图之；此正兵也。由后言，则当不惜饵、不吝官赏，乘其间而施之；此奇着也。两着并用，不必明登之疏。法曰：始如处子，敌人开户。其机在乘地方之怒而用之；然不可迟，迟则各番蚁附，吾力难支——此番决不能以空口退贼。凡所施設，亦不必闻之朝；事成，陈之可也。始诱红夷者，法其一、二以警耳目，而后间可施。

心怀桑梓忧，不觉其言之妄也。

答朱军门书

罪戾残生，仰承照拂；锡扁宠门，损惠示德，感激何已！

海贼猖獗，别无他术；只是巧用吾民，在福海者劫而用之，在南海者恩而收之。劫者易除，收者难测；而皆有夺之之法，总不出于用海上豪杰鼓用渔船一着。当芝龙初至时，能捐数千金以收彼中渔船，令其魁自统率，与兵船相为经纬，则我得其用，贼不能收矣；何待远调兵船以尝寇哉！盖以土人而敌土贼，知其气力所极，伎俩所短长，足以相当。又彼中饥贫、广粟不来，总以贼故；乘其愤而鼓用之，是亦一助也。若福海之贼，初至亦只数只；掠船既多、分■〈舟宗〉益众，遂至数十余只，飞哨出没，捉人取赎，海人不能营生。其实，每船不过真贼数人；只是渔船无铳，故为所并耳。今若用海上豪杰乘渔船不能营生之愤，鼓之杀贼，乘夜飞渡，出贼不意，必可成功。正恐此法一行，贼且先遁。何也？贼之虚喝，不能当我实愤也。往贼尝有言：『我不畏兵船，只畏汝「兄弟兵」。——「兄弟兵」者，渔船、商船自相为也。况今公帑匮竭，补造兵船亦难。即有补造，夙弊难祛，不能如海船之坚；召补水兵，不能如渔民之惯水，仍旧不得实用；孰如参用渔船之为愈哉！参用渔船，必须用海上豪杰自相统率，人乃乐从；若分配官兵，不惟离心，必至误事。何也？彼不成为「兄弟兵」也。故以豪杰而借用兵船、资其火器则可，以兵官而分配渔船则

不可。收我渔船不弃以资敌，结我渔民可惜以代兵，用我豪杰可鼓而为将：此所谓夺之之法也。

福建安危，只视漳、泉；漳、泉饥则盗贼广，漳、泉乱则各府危。今闻漳、泉一女易米数斗矣，恐益弃为盗贼也；若稍通米禁一路，即为收民之法。乱而后图，费且益广。

狂瞽之言，自知无当；临楮不任主臣！

福海事

海政坏极矣！姑勿论漳、泉，即福海往时五虎、小埕寨游出汛，率至东涌、东沙、竿塘，南则东西洛，皆有兵船来往守之，故贼不得长住；今止泊海边，明以汛地予贼矣。往时贼劫船止在海洋，少有登岸者。去年且上黄崎、北茭、奇达、五虎门沿海诸澳，攻堡杀人、抢畜烧房，偏于寨游近处肆毒，明示无畏；又睥睨内港壶江、馆头、琅琦诸澳，张榜索银；又遣贼徒坐澳头柴贩船以出，此直在省城重门之内：而猖獗如此矣。往时贼索「报水」、劫人取赎，岁不过一、两次。今四季索报，如征税粮；前贼既免，后贼又索，不啻鱼肉。且择其强壮者为用，择其船之完而能飞者加橹为哨；劫船既多，分■〈舟宗〉益众。每以四、五贼分统数十被掳，不与手持寸木，不许交语；颜色稍异，立刻见杀。逐船不获，大棒破顶；被掳赎回，大率皆死。其留人索赎者，必条物件，遣贼徒监买以出，无敢言者。寨游失事不敢报；甚且兵船为贼得，以银与火药遗贼赎归：故贼益得势也。

夫祸莫大于习为固然，变莫变于久酿而恣其毒。今民以纳贼为固然；贼以索赎「报水」，因船于我、取人于我为固然；兵船以泊海边、让汛地与贼，劫人不救为固然：任其肆毒。岁酿一岁，则沿海数十万生灵，其不尽折而入于贼乎！何也？海民恃海为生，今海为贼据而兵船不问，则民之死命制于贼矣；民之死命制于贼，何所不从。此非贼强而我民弗敌也，无铙也；又非贼众而兵船寡也，船非船、兵非兵、将非将也。何以谓之船非船？夫船者，将与兵之所托命也；船坚则足当风涛，乃敢出洋捕贼。今所委造船者非托命于船之人，所领船价经历多门，其实为船用者不过半价；至使捕盗借贷贴造，而归派于兵。夫以非托命于船利害不相关之人使之造船，又历扣而半其价；船能坚乎？以故民船二寸一钉，兵船间尺一钉，或用南钉、或用半钉，或絮隙而不以网丝，甚且钉参竹、油参沙；钉力既稀，胶灰又滥。龙骨所以为干也，短则易飘；板底所以为载也，薄则易脆；篷所以受风也，参以篾囊则易折；镇索所以定舟也，不以竹皮为筋、纯以篾囊则易断。其它杠具，率多苟且：其敢出当风涛乎？此所谓船非船也。何以谓兵非兵？水兵月粮，出汛九钱耳；把总扣一钱二分。哨官捕盗请粮，队长皆有扣，又有出汛风篷、照夜长烛、打醮做福诸费之扣。有委

官放粮，长夫程仪折席之扣；有放粮过期，兵士缺粮、借银纳息加五之扣。又有上司差官差役查船、查兵、查器，送礼使用之扣；多一查，则多一扣。如新船贴造，少者各扣八、九钱，多者扣两四、五；如旧船不及十二汛而坏者，算汛扣陪：则是新旧船费皆出于兵也。且将领到任有扣，祭江、霜降有扣，督府水标春汛、冬汛常例有扣。仅仅九钱月粮，扣去许多；得到兵手，能几何哉！故非穷丐极无聊赖之人，孰肯当水兵者！彼名为水兵，实不谙水。且有各衙门寄名食粮者、有捕盗包兵自润者，十名之兵，率虚三、四。每船除贴驾外，不过水兵十五名耳。以至无聊赖、不谙水之人，数又无实；敢出而当贼乎？此所谓兵非兵也。夫兵非兵，与无兵同；船非船，与无船同。且将又不识水，自兵部除来者，既不辨其宜水、宜陆；自军门标下补出者，又不辨其宜水、宜陆：往往以纨裤充总，以生不见海之人充哨、充捕。一出外洋，七魄无主；足且不能立，安能杀贼！是有将而无将也。无兵、无船而又无将，直以海予贼、以民委贼耳。贼安得不生心大肆，日益日进，出入内地如入无人之境乎？如此不已，闽其危哉！何也？火之初发，盆水可灭；及其燎原，焦烂难救。夫芝龙初起，亦不过数十船耳；当事不以为意，酿至百余。未及一年，且至七百；今且千矣。此莫非吾民；何以从贼如是之多？我弃之，彼收之；我驱之，彼用之。我兵非兵、船非船、将非将，彼善用我人、取我船、掳我将。乘我馘余饥荒，而以济贫为名；故归之如流水也。今日福海贼亦无几，而海政不修，委民于贼，坐视其死，势且燎原矣。呜乎！戒之哉，毋使芝龙之祸复移之福海，拱手以听其糜烂而莫之救也！

米禁

福建治乱，视乎漳、泉。漳、泉饥，则盗贼众；盗贼众，则福建乱：此必然之势也。福建上府多山，而沿海郡邑田多■〈鹵戍〉而少收；故上仰粟于上俯，南仰粤，北仰温、台，从来如是。漳、泉近粤，故粤粟、上府粟聚于洪塘，温、台粟聚于沙埕；福海民资以贩余无阻者，此固然之事也。论势，则漳、泉不可使饥；论事，则海民不可馘余。自南贼炽，粤粟阻，漳、泉饥；庆石、猴屿海商之贩粟而南者如织。不重禁，则虞内竭，故虑根本者请禁，又请以接济禁。于是乎罗之于洪塘，又扼之于闽安镇；以镇外，即海也。而镇外闽县、连江、长乐、福清沿海数十万生灵，缘此遂病。何也？概以「接济」目之也。

愚以米可禁，而以「接济」为名则不可。何则？接济之罪，与盗贼等，获则宜杀。今不杀而没其粟，使诚接济耶，不杀犹为失刑；使非接济而悬以坐之耶，没粟犹为非辜：其不可者一。夫以接济禁而以没粟罚，不过欲绝其贩耳。不知商逐厚利，不吝重费，百计营出；或贿委官、或求分上批准。批放者不绝，放者是则禁者非，准者是则禁者疑。且上人何以知准者、放者之不为接济乎

？其不可者二。夫所谓接济者，于贼所获之，必有左验，乃可行法；今或于洪塘、或于内港、或于乡村，不问真否，无不为哨捕、差役、委弁、委官关津所持，至使穷秀才亦歆其利而请为哨。古人禁酿具，君子笑之；今亦类此。商贩行贿而得出，海民噤噤而待毙；同一赤子，而弃外如此，恐非仁人之所忍也。其不可者三。此风一倡，穷山奸棍无不藉此骗人。负贩小民以鱼易粟数斗，遇即夺之，徒手涕泣而归。罗源、古田、福安、福宁大户有积粟二、三年者，亦为奸民所制，不得粿。不能禁奸而以生奸，不惟贫民苦而富者亦病：其不可者四。或曰：军门有「二、三十担准放」之令，足以通海民矣。不知海民至省，近者二、三百里，远者一、二千里，往来烦费；仅仅三十石，处处查验，费多而粟加贵矣。且以数十万生命而限担以出，即使数米而食犹为不给；而曰以此通海民乎？其不可者五。夫禁于洪塘，犹曰虑根本也；而沙埕北粟与闽何与，而亦禁之！至使寨游兵船动以「接济」为题目，其害不可胜言。禁于洪塘、又禁于沙埕，禁闽粟、又禁北粟，令民何所措手足乎？其不可者六。郑芝龙之初起也，不过数十船耳；至丙寅而一百二十只、丁卯遂至七百。今并诸种贼计之，船且千矣。若曰禁接济以绝贼饷道；饷道绝矣，何以一年而贼加十倍乎？岂非驱吾民以与之耶！彼以恤贫诱人，我以禁粟驱民，此芝龙诸贼所鼓掌而笑也。率此不已，闽且为墟；而何有于闽安镇内之人哉！其不可七也。

或曰：『子欲弛禁欤？如根本何』！曰：『吾正虑根本也。吾郡米粟多出上府，而邵武粟乃自新城、广昌至，得利则流通；禁严则止。而上府之粟且不下，是自绝其源也；是非根本虑乎？福郡沿海数十万人，亦根本赤子也；今上余扼于闽安镇、北余又扼于兵船，食者民之所天，持之急则乱，恐难收拾；吾之所虑乃在此。昔张咏在杭，值岁饥，获盐贩数千人，悉纵之；或以法谏。咏曰：「使此辈作贼，不知何如能收」！蔡齐在河北，值饥，许民贩盐自活；河北以宁。古人弭乱，岂在羽檄飞驰、生民涂炭之日而后戒哉！度其必至之势，审乎利害之分而豫为之处，法有所不问、衅有所必窒，惟恐民散而为盗，况为厉禁以驱之耶！今子之所图，近在城郭；而外弃海民，委之于贼：掩耳冷心，禁绝生命；海已焚焦，恶人言贼。贼尚在远，■〈卜间〉然登陴省城，军民几乱；忧根本者，固如是乎？吾以米当引其所自来，奸当察其所自往；厉禁则上米不来，而下且多漏。不如明令海商告贩，给文以往，取彼回文为验；无回文者必法，则其往有数、其来可稽，可以示德于南人，而他奸亦绝。何至遏余仓囊，殃及吾民也哉！语曰：「皮之不存，毛将安附」；此言良可思也』。或曰：『军门近招南商，给票余于上府，何如』？曰：『无益也。南商余于上府，溪道远，烦费；给票往返，不下月余。南民从釜底望粟而令饿以待之，孳矣！且上府粟是吾郡海民利，而以予南人，不便。不若开沙埕禁，以北粟予南人

泛海，便；又不如听海商贩往，尤便。其事简径而法制不烦，闽可苏矣。不然，既不能驱除盗贼以还粤粟于漳、泉，又不开一路以通海贩；徒以万姓性命，刻担刻期处处把截，以为差委、官役、衙门、地棍奸利，无益于防奸而乱且日益矣。此亦究心地方者，所宜知者也』。

夫黄巾、赤眉，乘饥而起；我朝刘六、刘七，因饥收众：前事较然矣。黄萧养乱粤，广城昼闭，几危；约制严密，军民汹汹。及杨公信民至而开门谕贼：凡为萧养挂误，投兵归农者，听出入自便。盖示一出，降者日数千人；萧养擒矣。今欲除贼，先散其党；欲散其党，先恤其饿。更于漳、泉百姓所最疾苦处，先为挈出以感动之；庶乎党易散而贼可孤，扫除之有日矣。吾以望夫今之为杨公者焉！

福宁海事

闻之同年郑玉沙曰：自万历癸酉福宁烽火寨失事，始募建宁人千名为左、右营。至壬辰，奏复参将，又立浙兵一营；海则添设嵛山、台山、礮山三游。兵加矣、船众矣，宜乎山海无事；而海无安枕者，以债将、剥兵驱之为盗也。

盖北路水兵多系临汛招募，每兵揭债四两，充为拜见圆、月粮耳；而月粮九钱，除扣杂费外，多不过五、六钱，以还债息且不足，安能果其腹哉！然使长得为兵，犹可隐忍；未及数汛，复汰矣。负债下班，计无复之；不得已，去而为盗。彼既稔知港屿险隘与海村民家贫富，随意剽掠，招集无赖为之内应，号为「海上齐王」。凡渔钓者遇之，轻则给票令赎，重则身首异处；沿海俱不聊生，职此之由也。况近年游营多系武科，钦依名衔与防馆本州岛分庭抗礼：冒粮既多，役占又广，出入仪从，体过都阍；谁肯披坚执锐，履汛地为民御侮乎？稍拂其意，挑众为难以求必胜；无论齐民受害，即青衿亦受其辱。今又借宪禁接济，骗银煽害；有赂则奸贩扬帆，无赂则閭阎枵腹。其间拘留报州申道者，皆不遂其吓索也。禁余原以为民，反以害民；设官原以禁盗，反以为盗。凡事如是，欲求江河晏清，其可得乎！

黄中丞勘功揭

为直叙前抚倭功，以昭遗烈、以明公道事。

照得沿海苦倭，其来已久；彼势张则地方糜烂、我策得则俄顷收功，其固然耳。忆自万历丙辰奸徒构倭，栖泊东涌，张声作势，上下震惊；城门为之昼闭，侦使又被挟归。中丞黄公赫然震厉，特起宁国废将沈有容于家，属以水标治兵练器，振法周防；于是我武维扬，先声远震。次年，侦使送归；道、参出抚，倭皆崩角弭心，不敢有他。惟抚御之有方，虽凶残而惕息。何物桃烟门者，将倭二百，杀掳浙兵；突入闽疆，夺我渔船，掳我渔户！幸触舟于东沙，犹修■〈舟华〉以肆毒。公念海多飓风，又多礁石，围久则恐损我舟，战速又虞

彼困斗；遂假沈将以便宜，听其从长而紮敌。故得乘机用间，碎其续到之船，尽沈于海；孤其望救之路，诱令就擒：生紮六十七倭、水捞二级以报命于幕府。孤豚入笠，永无奔突之虞；半镇不遗，坐得万全之胜。自是倭酋丧胆，入犯无闻；非公神武，孰克除凶！独惜功疏纒腾，制归悲怆！虽蒙勘功优叙之旨、兵部覆勘之行，而公以劳悴陨身，前事永阁矣。故使遗孤叩阙，再核厥功。

查得兵部行勘原文：斩获首级桃烟门等，果否真倭？犯浙侵闽，果否杀掳？所获刀铳兵器，果否夷式？此则件件无疑：真倭反狱，见于王巡抚之疏；犯浙、侵闽杀掳惨剧，出于浙捕余千、闽渔郑居之口；所获倭刀、倭铳，贮库见存。覆勘叙功，确然有据。若以倭船触礁、未经鏖战为疑，则法憚穷寇，迫则两伤；当日非便宜假之沈将，则料罗以一倭缘船尾而夺船、大金以数倭追所获而毁堡，皆缘失算，以致差池。故知东沙生缚之功，审谋识势，不损舟，不折兵、不费粮，当加于鏖战百倍也。且是后屈指一十四年，海寇虽生，倭犯不入，犹足征其慑我天威。今日海寇纵横，元戎诏狱；则公当日谋将苦心所以备于未来、惧于临时者，其功烈尤烂然可想矣。至于捐贖造船、选锐巡海、迫倭于险者，则署福宁道右布政黄公琮之力为多；并宜叙录。

某闻骏骨收而燕霸，怒蛙式而齐张。况今当宁之拊髀，犹思异代！加以后车之振策，可掩前徽。谨据当日实景、士民公论，一为揭明，以佐勘局之采择。若云情面枉舌，非夫。伏祈裁察！幸甚。

中丞黄公倭功始末

在万历乙卯、丙辰间，长崎岛倭酋等安与鸡笼番构难，其子秋安未归，遣船寻觅；而通番喜乱者遂诱张倭遣蔡钦所、陈思兰子督船三百只来报仇。以某疏禁通倭，海道石公置二人于法也。此语一煽，人人震骇。

至丙辰五月，明石道友船停泊东涌仅二只耳。内地不知多寡，大家争奔入省城；城门昼闭，无一敢出侦者。军门黄公以厚赏募人远侦，而董伯起应命。时某方在海上，率人守龙塘堡。伯起持红票来，时贼报急，无船；为讨馆头施七船，同李五等往。十六夜，驾出；十八早，始至东涌。上山四望，因二倭船泊在南风澳、布袋澳，篷樯俱卸；一白艚，藏在南碇伺船。伯起不见也，以为无倭矣。已而南碇船张帆逐来，问『汝何船』？众诳以「讨海」船，遂令上山运水。道友见伯起面白，疑之；持刀诘问，众皆诡对。伯起知不免，大呼『我说亦死，不说亦死！我军门闻汝来侵，已造五百只船以待；令我出侦。今日杀我由汝、不杀由汝；我兵船即至矣』！倭皆拍手喃喃。通事曰：『他是长崎岛等安差来十一船，今二只在此。彼国法重，去早、去迟皆杀；欲借汝「首军」一人去报国王免罪。八月即送汝归，无恐也』（首军者，彼处头目之称）！遂挟伯起过船，施七船归；伯起据船傍写书归报，有「誓死」之言——此十八晚

事。十九亭午，倭犹不去；伯起问通事：『倭何不去』？通事曰『彼待十一只齐归』。伯起念二只倭船，省城惊惶如此；若十一只俱到，岂不倒了城墙？遂语通事，教他题「番字」石上，后船至，自然归矣。通事以语倭；遂于十九午时开洋去。二十二，伯起报书始到，省城乃解严。于是通番棍徒又哄海道，欲往长崎寻伯起。予以伯起肯「誓死」，何必寻；毋落棍徒讐！是后料罗、大金各失事；予乃以书与见素毕公云：『闽海事，非参将沈有容不能了』！沈，予未识面者也；但闻其为浯铜把总时，舌退红夷，又以便宜击倭于东番，遂力荐之。毕公转告黄公，黄公立差人往宁国起沈于家。其冬，沈公到，黄公特题沈为水标参将，信任极笃。沈公访予于百洞，见伯起归报书，曰：『此子仓皇写书、暇豫如此，必归也』。次年四月，明石道友果送伯起归；泊王崎澳，上下又惊惶，莫测倭意。黄公命沈出抚，伯起同明石道友三人来叩头，不佩刀；沈公问：『汝何不佩刀』？道友曰：『不敢』！沈公取一长倭刀与佩，道友感激欲死——盖彼国以佩刀为饰也。又以「唬头」坐三头目驾至定海，实分其势，看其意何如；道友等又大感。沈公遂带伯起见军门。予恐倭或挟伯起为互市计，请绑解，轻其所挟。黄公然之，乃命海道、水标出定海抚赏；七十余倭皆跪道左迎。及颁行赏赐，皆叩首言『伯起不受我物，我亦不敢受』！二公曰：『天朝赐汝，如何不受』！乃各叩头受讫。

未几，倭首桃烟门者犯浙，破浙一兵船，杀兵十八名。携捕盗余千及兵目十名。至闽，又携渔船郑居等二十余人；而舟触礁于东沙，碎焉。搬上搭寮修，以引渔船。署福宁道黄公琮先令把总何廷亮巡海，知其事，报；抚公即檄沈水标便宜从事，各寨、游俱听节制。何廷亮欲战，沈曰：『困兽难迫；且多礁石，易损舟。彼藏礁石间伺我，必大损兵。不如诱而擒之便』。乃遣王居华上沙与语——居华惯通番语，与伯起同送归者也；言明石道友已受抚。桃烟门心动，曰：『有道友书来，即从』。沈即遣居华取道友书；书到，乃降。沈公令倭先束刀铙，乃许上舟；沈公分倭与各船为功，自解桃烟门等二十八名并二级归报军门。此事若非黄公以节制便宜假沈，则如廷亮辈轻率上山，我兵必为所屠。如料罗数十兵船围迫一倭船几破矣，一倭潜入水，从兵船尾缘舵而上，杀兵夺船而去；北路兵船钩一落水倭，抬入大金堡，数倭赶上抢夺，毁其堡而去；此皆前事之鉴也。沈公奉军门命而出，可杀则杀，可围则围；不可杀、不可围，不得不出于诱。然无道友一札，诱亦未易终始。是黄公信任沈公抚道友，得其欢心，故以一札助我；复令节制诸军，故得操纵自如。不折一兵、不损一船，不旬日而缚虎狼如系孤豚；成功如此之易，非沈公之力，黄公善将将之力也。

当侦使之送归也，人疑倭必要市，竟不要市矣；人疑诱倭、倭将报复，竟

不报复矣。迄今十三、四年，海寇虽生，倭犯无有；则黄公之谋将善后，灼灼可知。非黄公不能用沈，非沈公不能为黄公用；故予谓黄公倭功加于鏖战百倍者以此。

谕嘉登里文

董见龙谨谕：隔江嘉登里地多海咸，时遭岁歉。然昔年未通番之时，生计亦自不乏殷实时有者；人无外心，各勤本业也。自近年恶少生心通番，地方益穷；去者死海、死盗、死倭及病归死者，不下五、六十人。骨肉生离，长作蛮夷之鬼；妻儿恸哭，莫招鱼腹之魂！丁壮或至绝嗣，髑髅杂于泥尘。呜呼！哀哉！通番求富，反以致穷；通番求活，反以速死。若以不顾死亡之心力，用之农田、用之生理，亦可救口安生，妻子且得长聚；不幸而死，亦在故乡；何至析骨灭烟，如此之甚！今日兄弟、妻子思想悲泣，当日何不力行劝阻，使至此极乎！

嗟夫！前车既覆，后辙又寻。前通倭，今又通红夷矣。恃水洋七更船之便、贪小物三倍利之多，莫不碗毡绒袜、青袄皮兜，叉手坐食，耻问耕钓。其黠者，装作船主；客银落手，浪用花撑。不德大姓，又阴主之；断送人性命以益自己，罪莫大焉！

更可怪者，漳、泉通番，其故习也；今乃反来嘉登觅船！舍彼素通之地，借途于此；不知何意！数年满海受南贼之害；今以嘉登为窟，将无引鬼而入市，深恐种祸于无穷！

此地独董汉桥、江益侯、陈鄂渚数君超然不染，言之蹙额；污泥之中，亦有莲花。汝等何为甘沦恶趣，害己而祸地方！非颠、非愚、非恶，非劫数将至，不作此事矣。念在隔江，不得不一谕相劝；听与不听，即是人鬼生死之关，毋忽！

漫言

崇祯己巳七月末，吉蓼警至，人心奔溃；当事汲汲图近守之策。有以专守闽安镇为言者；以此镇最狭，可设銃墙、设木牌也。不知此镇受上三府之水，岸狭流迅；嘉靖季，曾以铁锁截流，立断矣。今即用木，犹恐其断；纵不断，贼至钩绝之，鼓掌而入，我能如之何哉！何也？凡锁江蹶船之事，阴为之而贼不觉，乃为我陷；若明设，贼即明断，易耳。且贼未至而木牌一设，必蹶行舟，溺人必多；是不能御贼而徒为人害也。今财匱，兵船正缺；孰若以此费造船，列于可守之处之为愈乎！举生长海滨，于海颇习；其可守之处与其所以控制之方，亦尝一再筹度。不敢谓是，姑漫言之；以请于同郡士大夫之为地方计者。

省城门户，以闽安镇南出之琅琦门、东出之五虎双龟门为两喙，以梅花、

定海为两臂，以松下之东西洛、礮山之西洋为两关，以海坛、台山为两游；近之东沙、竿塘，远之东甲、东涌，皆我汛地：此其大势也。旧时兵船盛设，汛地有船，故贼不敢泊，而福海无事。今各寨无船，汛地皆弃以予贼矣。贼自南来，必径海坛，上东西洛，出则浮东涌；而北入，即上磁澳、东沙、竿塘，乘便掠北茭、黄崎、小埕而窥内地。贼北归，必自台山抵西洋，扰我福海。今欲御贼，必御之游；否则，御之关；又否则，固吾两臂；又否则，营吾两喙。两喙致力，则省城高枕；两关致力，则内海安堵：此又事势之必然也。

今无暇远谈，请言近守。夫扼险者，扼于内，不如扼于外。扼内者，如鼠斗穴中，弱者先走；扼外者，如虎踞当道，展步有余。故守闽安镇，不如守两喙也。东喙五虎门，上有双龟、壶江、熨斗塞其隙。而桃源一支瞰江，凤岫有石砮入江中，名曰迭石；与桃源宫后相望，可三百丈，其流甚急。于此对立敌台，列铙以守；又以兵船十五只泊壶江为有脚铙城，与之进退：贼虽百艘，亦不敢上。何也？水急而铙近也；又壶江人保护妻子，力为吾助也。两台铙手不过百人、船兵不过四百余人，足以固镇门之东喙决也。南喙琦琅门，与庆石相对；其江颇阔。然江中有积沙，非潮满，大船不得行；时从两港出入。贼若窥镇，必从此入。然庆石六山倚聚，居人二千余家；如断然城之，其险天设。更于近港处作铙台，宿兵船于城下为有脚铙城，贼必不敢越此而南上。何也？贼来则扼其吭，贼上则惧我尾其后也。所用兵船大小二十四只，兵不过七百人，而镇门之南喙无虞矣：此为守省城门户之要着、实着、万万可据；何必缩入镇内、局迹累息，一败则不可复支也哉！故曰「两喙致力，则省城安枕」者此也。乃若梅花、定海军民伉健，力足自守。嘉靖季，倭曾屡攻不破矣。今以游手充入，反为扰累。但所乏者，粮耳；食足，则守固矣。至于两关，则东西洛尤急。何也？贼，南贼也！来必经此。旧属五虎游汛地，小埕十船贴守，往往相挨。今若专设松下二十二船，省小社巡司改为标翼衙门，鼓舞土人与之协力以遏贼冲，彼必外浮东涌而北，吾海可以不犯；即不然，随贼而入，与梅花、庆石犄角，贼必横趋东沙、竿塘，垂涎小埕、定海，亦必不敢遽入两喙。何也？小埕水标兵船，或南征被烧、或破坏不补，几尽矣；贼欲据此断吾左臂，彼见两喙地险有备，敢遽入哉？至于西洋，为小埕、礮山交汛之地；旧制：小埕兵船四十，正以其汛地远及东涌。近乃西洋、竿塘、东沙备多，故船多也；今纵欲省，亦须二十八只，与松下合，俱为标翼防守两关。其两喙兵船，原属军门标下；时时出海游侦，遇贼掩击。事急，则专守两喙，护根本。如此，则内外完密，而福海可无事矣：故曰「两关致力，则内海安堵」者此也。或问海坛；曰：『海坛游，原驻海坛观音门，有船二十余只；沈有容尝击倭于东碇矣。今船少将懦，入居镇东，则海坛为空设；非复其旧不可』！或曰：『如子所言

，两喙、两关既须补船，又补海坛，不已费乎？曰『非费也。省城，根本地；福海，贼所眈眈而船不及百，非自完之计也。况各处见在船已有四十余只，补造仅及半乎！且从来以省饷祸军事者多矣；船缺不补、粮缺不问，海贼至则以陆兵尝之；水、陆不相及，而调少船尝之。一尝、再尝，船兵俱尽，而糜饷且不费；费益甚矣，其祸不可言也。今不核省之实而徒畏费之名，闽乱其何既乎！不特此也；今之纵横海上，不奉正朔、焚劫地方、烧船、杀兵、杀弁、恫吓官府者，皆通番之魁宿也；今之接济货物，输火药助贼势者，皆通番窝藏人也；今之为贼奸细，出入内地、传报消息者，皆通番徒隶也。彼既作贼，得利破尽地方，无如之何；则阳而要我抚，而拥众自卫、拥财自殖如故。又索我饷、挟我官，一不如意，振翻欲飞；一贼未除，一贼又起。千祸、万祸，皆由通番。漳、泉向藉洋税明行，祸已如此矣；吾郡效尤，犹幸当事持禁稍严，莫敢肆往。但恐奸徒钻刺百出，或援例请洋税助官造船；一为所惑，福郡即为漳、泉之续耳』。呜呼！戒之哉。

查得嘉靖二十六年，福清冯淑等三百四十人泛海通番，朝旨查劾海道官，诏用朱纨为福浙巡抚，裴直指绅乞敕纨严海禁勾连主藏之人；纨持法必行，通番巨姓不便，遂为言者所劾，改巡抚为巡视，寻罢。二十八年，巡按浙江御史董威希贵官指，请宽海禁。二十九年，纨被论逮问，自杀。于是海禁大弛，通倭如织，徽人王直、徐学、毛勋、徐海、彭老、陈东、麻叶等遂引倭寇浙东诸郡，因寇浙西、寇苏松、寇淮，闯入南京；寇闽、寇粤，凡十五年。沿海郡邑，被倭残杀无虑数百余万：皆董威宽禁一疏之流毒也。当董威请宽海禁，岂不大快奸徒、贵官之心！当时大家无识，亦岂不以取财于夷以富中国，犹为得算；不知未旋踵而祸遍东南矣。今漳、泉已残破，吾郡犹贪厚利而忘酷烈；则曷不以前事、近事合观而一怵惕也！此尤为福海生死安危之本。若论福海全局，则漳、泉当散贼党，福兴当扼贼锋。漳、泉有漳、泉之海民可用，福兴亦有福兴之海民可用；大约复外汛、扼内险、补额船、急粮饷、谋海将、练海民而用之，算定而终始必行，勿图苟且。如此三年而贼不消磨、闽海不清，未之有也。

浮海纪实

省城门户，从闽安镇南出琅琦门、东出双龟门，以定海为左臂、以梅花为右臂：皆牙突海中，国初江夏侯之所城也；而又置寨小埕，与定海犄角。其汛地，乃远至东涌，拒贼于外海。自分寨为游，兵船少而远汛废，贼遂据内海而有之；贼至则寨官逃，定海亦岌岌矣。去岁兵道陆公至其地，叹曰：『小埕，定海之脰也；脰断，则定海危。定海危，则左臂折；安可不城』！父老进曰：『小埕后，故有城址；当时亦虑此而未竟其功，以待今日』。陆公归以语予

，予力赞之；且请环两山城之，虽费而险固可恃也。陆公尽捐赎金为倡，两台、监司诸公闻之，各有助。始基于前一年，而前城犹未就。陆公以赆捧行面托予曰：『公能为我了此局乎？』予诺，而召丘生庭训计议。丘生毅然任之，且请银。为请于闽县吴公，前后领四百八十金；遂完前城，且及两山。

予犹欲亲往督之，遂以十月望日从双龟门浮海，宿荻芦门。二鼓开驾；月明风厉，波涛大作。黎明，始至小埕；见前城既竣。遂上东烟台山。其山倚壁而立，外临深坑，高可百丈；不可舆，蚁附而上，几坠。丘生奔至，曰：『此山削，其外稍施岬■〈山儿〉，贼无住足地矣』。又从烟台绕定海后山；益东，其险如前。蚁附而下，见攻石者十数人。予讶其少；丘生曰：『余匠分造西山麓；一一且往兴化雇匠者三矣』。遂从后城迎恩门入，有嘉靖官造之遗址焉。西望半岩，视东山稍平；丘生曰：『山险易城，此却费力；何者？用石多，培垒厚也』。问轮广；曰：『前后四百丈耳；两山加二、三焉』。问费；曰：『以丈计，城面一雨四钱，里则九钱而已』。予曰：『价廉至此乎？』曰：『取石于山海易也险，之费省；尚不至此，吾酌而厚用之于平。且官银百，申水可十有奇；报官必逾于所领，无糜也』。『然则前城何以糜？』曰：『首事难。又起基于深沙，匠志在领银而廉其价；首事者贪其价廉，多与之金。不幸匠死而子携于贼，遂负金耳。其实前城费广，非尽糜也』。曰：『前城仅二百丈，一年未就；待子始竣。今子所任不下六、七百丈，当就于何时乎？』曰：『银便匠多，明年四月可报功也。给银不时，匠辍手矣；吾能为无米之炊乎？请先生任银、我任工，迟则甘罪』。遂指海而誓曰：『所不了此以见先生者，有如海』！予面叹曰：『勇哉！吾藉子以复当事矣』。遂别。即开缆，乘风逆潮而上；昏抵壶江宿焉。李生伯夔、王希舜（宠命）诸人来请曰：『吾地在东喙外，贼眈眈我下城，不可居；愿公为我谗众而次第其力役』！予诺以旦旦；则集众于神祠卜焉，得吉。首事者持户籍进问于众，差为三等：上者三圈，中二、下一，最下者勿事。凡得三圈者三十户，二圈八十、一圈二百，亦就此地而上下之耳。即三圈者，亦非有阡陌闾闾之积也；而王希舜顾独自请三圈加一焉。且曰：『此冬海利熟，吾尽以城，以奠吾家而宁吾乡，愈其弃为贼有也』；可谓知义、识利害之实矣，归以厉吾乡焉。

是夜，又念镇门南喙无他堡，独一梅花为省门右臂，或传其城压于沙，不可不视。遂夜度琅琦门，旦而至。见城二方临岩石上，海水薄之甚险；独东南有山，出城十余丈。曰：『江夏侯何故不收之城内？』梅花之人曰：『此非山；海沙飞积，岁久草木附之，乃益高耳。且自此至南门，皆为沙压。吾军人岁岁挑之，甚苦。往时有月饷与本色米，今皆无之；不知此项蚀于何处！而飞沙为虐，岁益甚。贼来临高而射，恐不能守；公独不一悯我乎？』予曰：『若附

城建铙台于巽——高五、六丈，以敌沙飞，城可守矣；且利文物』。曰：『如此甚善』。然而沙飞有门，指紫崎尾空处曰：『沙自此飞来。前议釀军银三百余金筑坝栏之，纵不尽塞，沙犹可少；不知其后何以不果？公能复吾月饷、本色以除此患可也；不尤愈于岁岁枵腹奔命，不得生理、穷饿其妻儿，贼至而惴惴栗栗不能朝夕者哉』！予闻其言而悲之。念此城不料理，右臂必折；安得有心地方者一目击之乎！遂南登烟台山，望滋澳御国山，历历可见；犹欲至松下，而道远，仆夫不任。问于人：松下故有砦，隕矣；故此番贼得入。不然，此地素为贼惮，号为深门入。设有堡可凭，何至被其焚掠至不聊生，跳而为盗者哉！若完其堡，挑其悍者为兵；不惟消盗，且可杀贼矣。驱而之盗，他日将不知所终！徘徊注立久之，榜人报潮迫，遂归。见海中暗沙横亘，舟师避之；指曰：『若非此沙，贼入省河久矣。此沙能蹶舟，贼不识港，故不敢入；若引贼入港，殆矣』！或谈『猴屿铙城，以公之议得银千六百余金；官不费银，何以尚未起手？此港门南喙要地也，公独不视如小埕、壶江乎』？曰：『此地无丘庭训、王希舜其人，吾何能为；当力请诸官耳』！然吾犹以铙城之守，不专恃兵。兵急则弃而走耳；须择土人移家而守焉，乃固。且如双龟铙城，坚矣；而邻于山，合而围之，乃为完璧。猴屿银有余，赤崎、鸡笼屿铙台可对立。此皆一得之愚虑，未知有当否也！国初，设寨防于海外；今乃谋于臂与喙之间。子囊城郢，识者笑之；然而旧制失、新备疏，江海之上盗贼为政，非扼险使民知可恃，且鸟兽散矣。

予为此行，非得已也；出海五日，三以夜渡。不历风涛，安知海之利害与后事、前事之得失。聊以所见所闻记之，庶有采而固吾圉者焉。

福海图说（福海者，福州暨福宁海也；南北凡千七百里有奇）

福海内，水自上府至芋原、洪塘，分为南台、西峡两港，会于马江、束于闽安镇。自南台至闽安镇，盖八十里而赢也；出镇，又分两喙。

东下三十里，经馆头、薄双龟为急水门，是为东喙；已筑有铙城矣。下此则五虎门，巡司居焉；而今不往者，堡坏也。五虎门，南则壶江、北则荻芦门。并海而东，遥遥百八十里，有山高突而城者，定海所也，为省门左臂；而小埕寨为其脰，脰断则定海危，左臂折矣。故前兵道陆倡城之，两院报可；今署道申、连江知县沈毕其役。过此百里则黄崎澳，有堡而低；又百二十里蜿蜒突出而饮海者北茭，有巡司堡，亦低坏。前年两堡被贼，甚苦风雨；后之绸缪，则连江县事也。自北茭折而北，为奇达、为马鼻、为罗源之廉澳门。奇达堡固足守，马鼻下屿人悍矣；廉澳门盐哨往往行劫，最为害。北茭东百五十里为西洋，有山则小埕寨与福宁烽火寨会哨处，距急水门五百七十里矣；此福州东北界也。自西洋哨界以北，辖之福宁州；至大金所百里，至州治又百里。州至

三沙八十里，三沙至蓁屿百二十里，蓁屿至沙埕百七十里；过此则浙界矣。大金、蓁屿、三沙，皆有城，烽火寨直于蓁屿，台山游直于沙埕。沙埕有小堡据山，而商舶、渔艘南北百货所积皆在沙际，岁被贼焚毁破数万；若倡而城之，必有震动而响应者。且贼自北入闽，此为首犯；自南入浙，亦于此取资：故不可不城也。且台山绝远，把总罕至其地。倘城此，令台山游居之而时出以备贼犹可；又令烽火寨居于三沙或蓁屿，便于出海，尤胜入居福宁州、贼至不知万倍也。盖有城，即懦将可守；无城，即要地亦逃：此今海弁之大致耳。至于民间土堡，亦宜及时修治，使百姓有恃；不然，去年福宁王崎镇、往年大金所之事可鉴也。

闽安镇南出瓊琅江抵大海，城堡甚少；独镇喙猴屿可筑甗城，以扼入镇之路。前议以寺田为资，有成案矣；尚未卜工。下此四十里为庆石、百里为梅花所。梅花突入海中，与定海对；此省门右臂也。其城甚固；但东南隅，岁为飞沙所压，高于城。贫军岁挑汰，不能绝。贼若骑高以攻，恐不守矣。或言贫军历过未领之银且四年，稍与数月以筑坝障沙，不亦可乎？在当事决之而已。梅花有南茭，舟行戒之。过此百里为磁澳，磁澳百余里为松下，松下百三十里为海坛。海坛亘绝海中，福清外障也；有苏澳、观音澳可泊船。嘉靖年，倭陷福清，故议设游总于此。后以绝地，不敢居也；往往退居镇东，游为虚设矣。近议欲移海坛游于松下，以松下为镇东门户，南贼入犯必经之路；东行则东沙、白犬、竿塘、定海，北则直入梅花内地，最为要害。若依宝鹊山城之，摄以游总，西可以障镇东、东可以阡内地之入。且其人劲悍善战，素为南贼所惮；据其险、因其人，化虚设之游为要地之障，策无善此者。或曰：『海坛可废欤』？曰：『非废海坛也；以海坛游而居镇东，贼过不知，是真废海坛耳！今移于松下，为镇东扼门户、为东北内海扼路头，不失前所以设游之意；且亦不时分哨海坛，与万安、南日遥相接，犹得实用。孰与退入镇东、任贼纵横，漠然不知乎』！或曰：『松下去万安、南日二百余里，远矣；哨能相接乎』？曰：『海坛哨，故与南日会；今虽移松下，哨法如故，何不接之有！若入居镇东，更能接耶、否耶？今为此议，正以处置海坛，使不虚设耳。况今海贼皆自南发，长、福海上亦浸有非为；扼险收民，正为此着』。若万安而南，属之莆海；不具论。

福海寨游说

计福海南至万安、南日之交，北至沙埕：千七百里有奇——如此其远也。国初，只设烽火、小埕二寨而海得无事者，寨之兵船多，得以驱使远汛于外海也。外海有汛，则贼不敢近；而内海得以渔。沿海居民无盗贼之警，亦不待城堡以自固。

自倭变作，而沿海焚如矣。事平之后，往往设堡自固，以苟一日之命。当事者不深维始终，姑折寨为游以弥缝其阙；始犹一、二，继且五、六。盖自隆、万之际以及今日，闽海分为二十一寨、游矣；兵愈分愈弱、船愈分愈寡，于是远汛废而内海之汛亦废，远近汛废而海始为盗贼有矣。海为贼有，肆然得以掳人掠船，分■〈舟宗〉以自益；由一、二而八、九，由八、九而数十，且至百余、二三百，纵横于吾汛地之海，无敢问之者。或兵船为其所获，则送火药、牲酒、银币以赎。贼见其如此，则肆然登岸，掠城堡焚劫以去；而兵且叩头而从之——以为从贼得饱而无患，为兵且饿死而不救也。夫海，昔之海也；寨、游日增而盗贼日益。岂有他哉——兵分船分，力不足以及于远汛；且兵孱船弊不敢出当风涛，弃海与贼，使得成其势而炽其毒，非一日之积也。然则寨、游多分，何益哉？夫寨、游使用，未有不取于兵粮者。兵多则派少，兵少则派多；此其势也。又有请粮散粮造船之费、各衙门差人稽查之费、新船贴造之费、旧船未及汛而汛坏计汛扣还之费、月粮过期借银纳息之费，皆于兵粮乎取；所余几何哉！故非极懒、极无用之人，不当水兵：此兵之所孱也。至于船，兵弁之所生死托命者；今以利害不关之人督造，能有坚船哉？以弊船孱兵当贼，宜其望风乞命，不能与抗也。不此之察而徒多设寨、游，官多费多，祇益为弊；此海盗所以益炽，不可收拾也。今不得已，稍就中而损益之。如烽火析为台山、礮山、嵒山矣，而礮山、嵒山可裁；小埕析为海坛、五虎矣，而五虎可裁。即水标之设始自黄中丞——以沈有容有功设之，旧制无有也；且能继者寥寥。宜并之军门标下，而两翼可裁。裁三游、两翼，可省七、八十船矣。或曰：『今中丞熊公，福海杀贼，多仗新标；新标，故五虎游也，亦可裁欤』？曰：『谓之游，则有汛地不得远出；近日游弁亦执此为词矣。即抚公初募海兵练成此军，年年飞出擒贼，贼畏之，呼为「新标兵」，有先声；宜从贼之所畏为号，不必仍「五虎」也。然新标兵少、船少，宜以所裁七、八十船半与之，长居馆头；有警则出，令寨、游各出远汛与新标为声援，则势益壮，而寨、游亦收实用矣：此所谓用兵少而成功多者也』。『然则水标并之军门标下，何用』？曰：『传宣上德，督寨、游远汛，鼓舞新标杀贼；即其功也』。或曰：『福宁三游而裁其二，不己削乎』？曰：『福宁海程不过六百里，一寨、一游、五十余船，出居海堡，备贼足矣；焉用骈枝』！

或曰：『子言海而勤；勤于设险者何』？曰：『吾戒往事：往者海警一至，沿海无险可守，竞奔溃；外邑大家竞挈家入省，省城昼闭，且塞河闸，议守于闽安镇南台、洪塘之间，其仓皇如是。海上诸寨、游，无一敢抗贼者；小埕总以逃，论死。黄崎、北茭连破，贼哨直至连江内港；邑居者汹汹欲逃之山。惟险不设、堡不修，故至此。今幸无事，风雨后之绸缪，似宜更急耳。今小埕

既城，双龟亦有铕城矣；独梅花、松下、猴屿未决，沙埕尚未议：此皆至要。至于五虎、黄崎、北茭诸堡，修之易矣。今海弁率出三科武举，素不识海，往往入居内城；如海坛、台山，几为虚设。吾故欲城海堡而居海弁于要地，有事则合兵民以守，以定民心而阻贼气；不至震及省城』。此子囊城郢下策耳，何足采哉！

与熊抚台书

闽海数十年积弊，尽被老公祖一札道破。今日狼狈已极，若不从头整顿，闽不可为矣。而整顿之法，当分水、陆二路；而海贼纵横，亦当分南北数种。陆兵伎俩，与海不同：陆用步骑，海用舢舨。闽海风涛，百倍扬子江。惟以海为命者，能安若枕席；否则，必呕吐僵仆：故陆兵不可用之于海也。海之伎俩，善抛石、善用火器、善■〈犁，牛代禾〉船、善上风。乘夜飞出大海，出贼不意而击之；而大船随其后，则贼不能支。即海将韩白，不过如此。御贼于海易、于陆难，有真正水兵，船坚器利，时出汛地，外洋无贼不灭。贼至登岸，则地方糜烂；嘉靖东南之惨，不能御倭于水也。当时戚南塘以陆将成功，俞大猷以舟师收闽、广之敝，用各有宜耳。近来海贼猖獗，皆因海政不修，将非水将、兵非水兵、船非能堪风涛之船，明以海上汛地与贼、以海上百姓委贼，虽至杀人登岸，亦不肯报。贼之初来不过数船，见兵船不敢出，便捉人索赎，掳船为用、掳强壮为役；分■〈舟宗〉出哨，遂至满海是贼。其实一船不过数贼，余皆被掳，不得手持寸木之人耳。贼所索赎，火药、絀毡、五色布、鞋袜、丝线、猪羊、酒而已。火药、硝磺，则有通番人买与；及兵船被抢，不敢报官，亦以火药数千斤赎回。亦有残兵被剥，穷极无聊而为贼者。总是海政不修，酿成此祸；及至无可奈何，则归咎于无饷而已。

善乎！去秋洪亨九之言曰：『只是无人，不是无银。有人，则用皆着落，不至妄动取败。今宜慎重；再败，则无救耳』。某每念其言。老公祖天挺人豪，声威远鬯；号令明肃，事事求实。海贼闻风，决无舍舟入犯之想。所虑近海州邑寨所便于出入者，倏然大抢而去耳；不徒海澳受害也。今贼船既多，兵船又脆，其势不得不用惯海民船；欲用惯海民船而无惯海民兵，犹为无益。欲用民船、民兵为我杀贼而先加骚扰，苛责穷治，有馘而散耳；势必上下相遁，致生他变。愚意此事须大立赏格，鼓舞民心：凡有豪杰向前立功、破贼有效者，授以官。冲锋船破者，官给其价；人伤者，优给：则人知杀贼之利，不至自遁。又择一废将之能者统之，令之招集豪杰，各相鼓舞；稍假事权、给粮械，随机应敌。如此，则船与兵一时皆具，无待分分数数，祇取扰而事不集也。福之海民，松下蓝盘为最；招之易集，只须一领袖耳。方今材官如云；某言废将者，近来将领多不谙海，旧时废将废弃向曾呼斥风涛、饱经海战，犹尚可用

耳。昔谭二华守台州，先恤巨盗黄、杨二人，竟得其力以杀倭；戚南塘亦用朱玘陷阵。今之水将，求如秦经国、沈有容者恐不易得。但能得士卒心、惯海勇决者，差可召而试之；不效，则以严法随其后，谁敢欺哉！今贼随风出没，恐烧我兵船、抢我寨所；故以目前应急之说进。郑芝龙受抚未决，闻城内有奸人密贻书挑其反侧。福海之贼未除，事可寒心！所恃老公祖英略潜机，消此巨寇耳。

柳生左肘，答教迟滞，罪不胜言。外交趾铕二，乃友人临安守林裕阳所贻者；今附上幕府，不知堪用与否也。

与熊抚台书

海上事体，已在老公祖目中；所苦无银，不得副所欲为耳。今试举目前急务而后及处饷之法以取裁，可乎？

诸贼近虽南下，势必复来；彼以此为生理也。贼自南来，必道东西洛。其它近于松下，向为五虎游汛地；而不能守者，远而险耳。今陈学炳募有松兵，其首列陈叔铭等。

寄张蓬玄

漳、泉二郡，以通番作贼为生理。习通番者，得其大铕、利刃、坚甲以作贼，去截各处通番之货而入番，归劫各处通番之银以聚众。因而流劫海船，捉人取赎；捉船为哨，分■〈舟宗〉满海。乘间上海澳，烧兵船；入内港，焚室庐；而寨、游无一敢问者——海政大坏，以海洋信地与贼、以沿海生民委贼也。其以信地与贼、以民委贼者，将非水将、兵非水兵、船非可当风涛之船也。积弊已久，迩来尤甚。漳、泉为郑芝龙残破矣，福海又为周三、锤六诸贼骚扰，民不聊生、地方几为贼有者，旧抚非其人，总兵恃其乡之奥援，沈醉■〈王亢〉寇也。而漳、泉多贼之故，亦有数端：一是田少米贵；一是乡宦子弟多白夺人财产，人怨之彻骨；一是贼有墙壁，获亦释放；一是外海寨、游以货物放兵而吞其月粮，故恨而从贼。米贵，则饥困无聊，易与为非；白夺怨深，则起而思报；贼有墙壁，益无忌惮；兵恨从贼，则贼益得势：此漳、泉诸贼所以蕃也。前抚不能了贼，只禁米粟贩船出海，以为绝贼饷道；不知贼之米粟皆打劫而得，岂待接济！若待贩船接济，则是买米作贼矣；天下有是理乎？上下不察，以为消贼之法，莫良于此。不知米粟未禁之先，芝龙船仅百只；既禁之后，遂至千艘。未禁之先，仅有芝龙数贼；既禁之后，遂加林哥哥、梅宇六七种。绝贼饷道而贼益多者，何也？我厉禁而漳、泉益饥，益饥则益生贼；我厉禁而芝龙济贫之说益足以收人心，故从贼益众也。当事不察接济何物、不查接济何人，而猥以加之米粟之商贩，不亦左乎？夫接济何物也？铕药，贼所急；五色紬布、毡条、丝线诸物，用以通番；猪羊、酒果，海所少也。凡贼捉人索赎

，必列此数；并无及米粟者。接济之人，即是通番窝主役使海边小船为之传送，于米粟贩船何与哉！贼诚急米粟，有抢与劫而已。旧抚借此以文其不能了贼之责，而一切海政不修，动而愈误禁行而盗贼益众。兵船被烧者三之二矣，兵被杀及叛而从贼者亦且无算；非新抚熊公接手，闽将不可为矣。

某聚族海上，连年播迁甚苦，颇知贼之情形，念无可告语者。不竟熊公虚心下问、极意商榷，故极陈其弊，而以精募海兵、参用渔船之说进。熊公大以为是；遂托小儿募渔民，用其头目为兄弟兵。兵既精矣，又苦无船，而周贼已纵横海上；又托小儿联络渔船。幸海道徐公适至，与署督府赵公庭亲临海上，鼓舞海兵、渔船；九月十三日出海，十四日即获贼之先锋。十六夜，又出海；十八日，与贼大战海之外洋。渔船低小，仰攻其母船；即获勅贼许六等，贼为之丧气。而抚公且出海料兵，贼遂远遁而南矣。是后中路、南路报捷不绝，即郑芝龙亦报获周党，皆以渔船取胜矣。抚公之料兵于海上也，某亲见其日一食，终夜不寝；呼咤之声不绝，纤■〈彻，光代育〉之欺必察。从来料兵、料器，未有如此之精详，亦未有如此之精力、如此之用心者。使有钱粮穀其调度，海贼岂足平哉！今于无兵中，募海兵；无船中，用渔船；无饷中，百方撙节设处以为饷；可谓难之〔尤〕难者。但其性善骂，一事不肯假手于人。又漳、泉士夫力为芝龙请饷，而持之颇坚；恐其间有不悦者。要之，海事大坏之后，非此公奋厉躬亲坚持，决难振起；在庙堂诸公，当亮此公之苦，毋摇浮议而已！闽之所恃，在此公也。徐海道才识、心胆，亦他日中丞之料。赵庭义勇慷慨，留心海事，调度兵食、鼓舞士卒，有大将风；而操守廉洁，故能使其下为之用命。三公合，而闽事可为矣。独芝龙桀黠，烧船杀将为多；非为我尽灭诸贼，不足赎其罪。今一挫于红夷、再挫于其党李芝奇，或能弭心悔罪效死乎！不然，天或者授我以渔人鹬蚌之一机，亦未可知。大抵元气盛，则邪气消；海政修，则盗贼退。如使一贼起、一贼抚，作贼者尽得美官，则元季张仕诚之祸可鉴也！

某家居海上，与盗贼为难，非保全身家之计；且使寨游侧目、海防修船诸衙门侧目，其阴螫必多。然而不避者，诚激于桑梓之大祸，不得不尔也。近旨闽帅不用闽人，极为有见。俞帅败坏闽极矣；今如置帅非其人，且益坏。见今署督赵庭，扬州人也；已着有功效。如即用为大帅，必能与抚公、海道成功也。小儿，南中自有合做之官；苦为抚公所留，日夜驰鹜，不能脱离。今抚公布置已有头绪，而固结人心、通达下情，与赵将绸缪门户，非三、四月不能了。抚公疏留，亦出于为地方之公心。如蒙庙堂见亮，宽其任期，使得终其事，甚幸！不然，某以身家尝寇、小儿以官偿寇，亦惟命耳。

与海道徐公书

漳、泉事体，与福海不同。贼出自漳、泉者，以百姓为势家鱼肉、又困米贵，故多从贼。故处漳、泉之法，在收拾人心以散贼党。福、兴苦南贼为害，在扼险要以折贼锋。贼南上，首犯南日、次则海坛，又次则东西洛三处；皆贼所必经之地。三处着力，则贼亦破胆。今松下扼东西洛，最为得策；而海坛游舍观音澳而徙入镇东不当贼冲，则此游为空设矣。南日所恃者，吉了渔船、渔兵。前陈乔等以家财出船杀贼，正可鼓舞在彼处用；乃诱之造福船，郁抑而死于水。近又为虐弁、残贼激变，则吉了人心稍变矣。今欲控扼险要、折贼首锋，仍须固结吉了人心；除其虐害，民乃可使也。海坛下接南日，上接东西洛，其地亦有渔船、乡兵可用。该游若出镇观音澳，则上下声息相接；澳中可泊船数百艘，用力把截，贼亦不能径上。若但靠松兵扼东西洛而海坛游总任其内居，吉了人心不行固结，亦非万全之道。

至于北路以防北贼，亦有三要：台山游宜出台山，不可长住沙埕；小埕兵宜扼西洋，不可退居定海；各于汛地扼险，贼自无安然着足之路矣。伏惟台裁！

冬米踊贵，不惟忧海，且忧荒也；奈何、奈何！

与朱未孩书

向虑福海，今北茭、沙埕见端矣。初，贼以十余只尝北茭不利，即去招船；不半日，从东沙、白犬、东西洛飞到者二百余只，而北茭燬。独怪贼所散处，皆小埕、五虎汛地——水标所往来海也；何以不报，使得呼吸聚集如此？且有大可駭者，春汛水标左翼船被贼抢，遣兵金勇送火药二千斤并银赎归，竟不报官，令贼暂北！秋后风转复来，来则福宁残兵作贼者且与之合，恐定海、梅花且为中左续！何也？水标小埕、五虎诸船不堪当贼也。其不堪当贼者何？彼原不谙水，故以汛地与贼；贼至不报、民船被掠则闭目不救、兵船被抢则以火药赎，其弊非一日之积也，以故小贼酿为大贼。

今以海事责成寨、游，必无幸矣。计莫如选用废将、厚募海人，参用惯海之渔船、商船；大揭告示，募海上豪杰能杀贼者不次擢用，决不使寨、游冒匿其功。又松下蓝盘、瑟江人间亦作贼，收之足以杀贼，且销贼；而贼势渐孤矣。所以必起废将，彼曾经海战，熟风涛且知贼情；非若今水标寨、游，一无所用也。水陆异宜，海将非可以骑射选。嘉靖岁，倭登陆攻陷郡邑，故戚南塘得以见功。若楼船洗海，则惟俞大猷、秦经国两人，近则沈有容而已。今贼势如此，寨、游如此；不为改弦，福海之祸即在眼前，不可不深虑也。抚公雄武不群，明公识略迈等，必能灭贼；望于海政大加振刷：如海防馆书办百三十余人加前四倍，何用？寨、游把总向有自水哨拔用，今悉从军门听用补出、兵部除授，往往以极不谙水之人用为水将，此其所以多败事也。

某聚族海上，祸患切近；近作罪言，触尤必多。知明公深心大度，必不以为非也！

与方伯朱公祖书

当事禁米以为省城，某敢言弛禁哉！顾有禁不必弛，而可以通法之穷，以救闽、连、长、福沿海十余万生灵死命者；老公祖亦欲闻之乎？盖今禁米，禁其出闽安镇门耳。而镇门外十余万生灵鳞集海上，海田少，而往往上仰粟于洪塘，南仰粤，北仰温、台、福宁。今粤米为贼扼矣，洪塘米又为官禁，止有北米一线；使得余以自给，则其上而余于洪塘也或少矣。此为道之而使不犯禁，非绝其吭而驱之从贼也。如此则上禁不弛，而下可以留一线之生；不然，上下两极觅生无路，何所不为！恐亦非诸公祖、诸父母之所忍也。

忆在癸丑冬，海田不淑，曾劝当事改闽、侯二县折色，留一万六千石米于市；一冬米价遂平。又劝当事买粟于粤，以佐闽粟之穷。故虽有珣变，而地方无事。是时毕公、窦公、吕公、按院徐公颇相听信，合力查措备荒银二万两。毕公又有心计，次年以银抵军粮，留米于仓；又以米易腐，令上府诸邑应上本色者以粟代米上仓。盖至升任之日，积粟且十万石，留为数年之用；此真善于筹国者。今改折已迟矣，能买米于浙乎？不然，稍开福宁之禁以救诸邑海民，免其犯禁于洪塘，抑亦可也。

夫禁米者，能禁米之出，不能引其来。且厉禁一行，各处效尤；溪米不下，即省城亦坐困，不独海民之无天也！惟老公祖裁察！幸甚。

与马还初书

去冬、今春，曾有二书谈海事，想并彻览。顷见熊抚台书，云部咨催覆大疏，欲明不佞父子微劳，甚愧；且非愚意所欲。何也？梓里积祸，自当乡官出力；况明知海上利害，岂可惜言。除当时不相听则已矣；如虚心下问，不悉心以告、悉心以从事，是秦、越其肤体而同于寒蝉也。若以此为功，即如家人被盗、大声疾呼，亦可夸以为功矣！且同是乡官，愚言见听，亦蒙诸公赞成之力；今独功归一人，断乎不可！且某所策海事，前何以言言枘凿，今何以言言有效；岂非听而善用者之功乎？于言何与！昔介子推耻贪天功，甘心灭迹；鲁仲连聊城一矢，辞封自逃；田畴忿乌丸贼杀其郡冠盖，引曹军间道袭虏，终不受封；古非人耶！况黠贼伏鸷窟穴、红夷诸贼犹在广海，军需无出、捍御之备未完，愚父子方日夜焦虑；与其功，必当与其罪，智者不为也。

某年已七十三，手足拘挛。福儿十七，醇笃而质鲁；理儿十四，跌宕而懒学；今身为之伴读，寸步不离。新作大虚庵前一亭，誓言没齿；何暇问世之浮荣耶！既无所需于世，焉用荐扬！业已力辞抚台，亦愿还初再勿提起；此乃是骨肉真相知也。

答金游击书

明公虑我舟不及贼船三分之一，十围五攻，两无可恃。某更虑彼主我客，予贼以便；又虑将吏不相得，授贼以瑕；又虑间谍潜在，军中口同心异而我不觉也。

今日所恃，惟抚公天威。抚公之勤心海事，可泣鬼神耳；不然，未见南征之利也。抑某又有疑焉。福建精兵皆出漳、泉，如浙直之称义乌也；今何以无一人抗贼？今此海兵乃南贼历年斩艾之所余，蒙抚公收拾训练；毛羽苟完，仅足自守。今乃驱而南征，岂漳、泉汉子皆已从贼耶？以我新集海兵而当二郡积惯之贼，加以三大瑕衅，一折则全海震矣！何也？今日所恃，惟此兵也。明公为抚公督将，其得失所关甚重。但求保全此兵，无使福海丧气、一跌不复振也；则鄙人父子之百叩以请也，亦阖郡士大夫之所企祷以请于下执事者也。

仁者送人以言，不佞非能仁，其言固不足采。

报军门熊公书

某二十六日归，舫舟看夹板船甚壮，真足为有脚铙城矣。颇有愚见，不敢不以请裁。夫夹板三篷，番制也；昨见三篷樯相去不远，恐转帆不便。若中帆做小，则大帆蔽其风，虽便而无益；疑番制三篷者，船必长而帆必布也。今用箬篷而相去不甚远，不如两帆为便。又见船傍出栏杆以便摇橹，是矣。但栏杆不高，藉贼以抛火跳船之便；似亦当虑之。且海中大船只资风力，用橹时少乎！然船傍横木足以撞船，虽不铺板，可矣。某又闻海船尾做风袋，以助帆力；若去一篷、加两风袋，更便于三篷也。又读史，见杨么船用两轮激水，其行如飞；岳武穆从上流以乱草蔽江而下，碍其轮不得转——此在楚江然耳。若大海无草碍轮，倘以兵船效其制为铙船先锋、或以小船载火具，募敢死者驾，使挟浮木而往，乘贼船丛集，顺风放之，轮飞火发，挟木而归，兵船继之，可以得志，此亦海战之一奇也。书生揣摩无当，聊以资噱耳。

某又想闽安镇东下有东岐、长湾、塘头三堡，双龟又作铙城，壶江近亦议此，五虎旧有巡司，南喙已密；出五虎，则东岱、小埕、定海、黄崎澳与北茭、奇达各有城堡，今但督促增修；而海东一带可固矣。若闽安镇南至松下二、三百里水洋，止有梅花所、松下一堡，此正贼所必入之路；城堡何疏！某前所以欲城庆石、作猴屿铙台者也。猴屿人多殷实，兼有寺田可议，铙台易成；但得吴闽县一力主之，必成耳。庆石城有奸人摇之，秋后方定。老公祖焦劳，福海必计无穷之安；即不能一时并作，即以此入告为后人规，亦可也。事虽一时难遽规定，则后有持循，尤不世之功德耳。

狂瞽妄发，恃在海涵。海贼势必相吞，严备以守、随机而应，必不出老公祖范围中也。

谢按院张公书

恭惟老公祖德宇渊弘，道韵高妙。阅狱如镜，而出之以矜疑；持法若衡，而施之以宽恕。审以处地方之大患，而虑常深；权以酌郡邑之所宜，而情皆得。某虽病废，不能面赞高深；窃为斯民幸也！

伏念闽方事势，南贼纵横。玩之，将酿无穷之祸；治之，又无可用人。惟当随郡设法，先固本根；随事周防，先图要害。漳、泉贼所自出，以解散贼党为先；福、兴贼必所入，以扼险消萌为要。南贼皆通番之魁，必不能禁；且旧有洋税，不能不开。福郡为根本之地，旧无洋税；开之则引民为贼，其祸无穷。支郡作乱，犹尚难除；根本一摇，八郡皆动：此王审知之所以下福而收全闽也。故今福海之防，当倍他郡。若使兵船复故，海民尽有可用。吉蓼之败，固由愎将；亦因私智者设网以蔽矢石，致火砖碍网坠下自焚，非海兵之不可用也。今抚公既造夹板大船置之港口为有脚铕城，复造双龟门铕台，省门之东喙固矣；而南喙之庆石城、猴屿之铕台尤要。何也？东喙自闽安镇至定海、北茭三四百里水洋，有东岐堡、沧湾堡、塘头堡、双龟铕台、五虎巡司、东岱堡、小埕新造堡、黄崎澳堡及北茭、定海各有城堡，若增修完固，东喙无虞矣。南喙自闽安镇至松下不下三百余里，止有梅花所一城、松下一堡而已；南喙贼冲而城堡反少，非所扼险而周防也。故愚意以城庆石为要，次则立猴屿铕台。庆石若城，则夹板船兵船悉泊于此，小贼至，则兵船飞出海外击之；大贼至，则夹板船移出击之：省城决可高枕而卧，无事仓皇于镇内也。今南贼气势已成一贼抚、一贼起，相续不绝；度其势，必相屠至尽乃已，已且复生。故扼险之策，不得不急也。某福郡人，故止言福海。且居海上，亦尝浮海相度险害；念年老无补县官，稍以所目睹心筹者备芻蕘之一采。苟得与螺蚌鸥鳧之民同保首领以没，亦日月清照之所临也。某于二十四、五年前曾虑奴酋，不幸言而中矣；今复忧闽，不敢避海贼、通番人之怨毒，辄辄妄发杞人忧天，亦可笑也。然非真知老公祖之念念地方计安无穷，亦何敢唐突乎！国家赖主上神武，奴贼自退。然经此一番残破，元气其少伤矣，则未大创；势必伺便复来。畿东州县，当使民有可恃，不至土崩；则分练土兵、分地屯田、棋置空心敌台为急。台必出四角，上下三层联络，十余错峙，得互相救；而屯田环之，刍稿有所出，尽畿东田以食土兵。长吏之能者，即加兵部衔，入为兵部、出为道臣；有成效者，备巡抚选。如此而后民心可固，远调不相及也。至如通州，亦须如是。滦州以南至沧、德无他险，有海涂；宜设备虏。若破关西、南趋京师，以奇兵从海涂直下扼我咽喉，则京师立稿；此亦不必然、不必不然之虑也。北水惟三河不冰，宜为敌台以备。此为入通州、入京师要路，其县城险可守也。此亦某所曾经之处，故妄谈之。方今圣人在上，皋、夔在列，何俟齿缺唇腐、手足拘

挛旦夕入地之人妄以渎台听乎！念平生见虚怀实虑如老公祖者无几，故因鸣谢，冒及之。伏祈涵宥！

侄孙妇孝烈倪氏蒙允题旌，岂惟寒门有耀，所关风教且无穷矣！

与郭疆吾书

马还初书来，知明公念某也。某足已不能行，家居海上，盗贼满海，赁寓省城，甚苦！然而海事之得失，则已筹之二十年矣；且于拙集所载「福海禁米」及「漫言」可覆视也。

大抵贼皆起于漳、泉，其召之有故，其御之有法；其为所败也有由，其救败也有术。其欲一举而剪灭之也，有时、有权。何则？漳、泉出贼，非独其民不善也；田少而乡官多，渔之者众也。故其民皆以通番为生，惯习风涛；得外国利器，收召徒众抢船以自益、掠人以助势。抢掠既多，出哨烧我兵船；寨、游将卒既不惯水，遂为所乘，而汛地且让之矣。此其召寇之故、败我之由也。今欲御之，必用海民为兵、以海上有调度人为将，驱使海船、厚给粮饷，舣船港口；贼至，乘夜飞出击之，无不得志。击小贼而大贼惊，击初至之贼而贼不得掠船自益：此为御之之法也。贼之败我也，以烧我兵船，以合伙联艘突来抢劫，使我备御无资，内慑而不得不招抚；然而拥众、拥船如故，要挟如故。此如达子要赏，名为抚而实养虎遗患也。其势不已，日趋于败；今欲救之，兵不离船、将不离船，船被烧者如降贼之罪，有司亦不得轻召兵将使之离船，又设荡船为侦，使奸细不得入。如是，则兵船无患矣。贼以同恶而合，必以争利而离；离则可间，间则必相屠。李芝奇之擒于锤六也，间在争长也；其叛郑芝龙也，间在争利也。李芝奇不叛，芝龙之骄悍不下锤六，不为吾用。李芝奇之暴鸷难收，熊中丞妙于用锤，可敌数万师。今抚锤六，亦欲以是术行之；惜为彭让老说破耳。若不说破，假以数时，彼且入吾笼络；向来四贼，去其三矣。此为救败之术，可意会、不可以迹求也。今锤已中变，犹以求抚愚我。熊公苦于财力之匱，从前兵船之烧者不能补、寨游之丧气者不能复，不得不抚；然抚终非策！忆抚公初到时，权于福海借渔船，用渔兵亲出海而鼓之，三鼓三捷；福海稍清矣。后以南征而败者，贼船数百，我止四、五十也；贼在上风压下，我局于内港不得出也。又统帅非惯海之人，不识地利，故贼得而乘之也。故用其所习，老渔可使为将；用违其宜，即韩白难以收功。从来当事皆昧水陆之宜，所以致败。又海贼积强，不一大创，决不能清。而大创必得大财力，而福建老库，既竭于沈何山之助工；往岁又奉例减兵助辽，拮据勤王，财力愈匱。一议修募，布政且以无银阻，不得不纽捏从事；所以贼至而无备也。今熊公已悔造船、募兵之不早矣，日夜催促；姑以计缓锤六、阴召芝虎为夹攻之策，幸而成，地方之福也。不然，终须与贵省大造战舰，闽、广会剿，期于必灭。而海

将必须择惯海、善调度之人，宜听地方当事自择题用；其钱粮必攀上君子合力为请，使得措手，乃可责其成功。数番扭捏，不如并力大举：此为一起而剪灭之法也。故曰有时、有权。

熊公在闽，比前二朱极肯任事。但过于强明、苦于财匮；而善于用计，所造铕械极精，所造城堡、铕城皆有头绪。但看此番收拾锺六何如耳！凡事望噩吾主持之，以终闽局；何如？

寄马还初书

海贼长技，在掠吾船、烧吾兵船；我之失策，在一贼起、一贼抚。率此不已，将为辽东！若使吕益轩制闽，福海一道，某能任之。何也？海民足以敌贼，海之豪杰可以驱策；海之险阨不过数处，肯破万金，无险不阨，贼能如我何哉！熊公此番失措者，过信锺六，而新标海兵渐撤也。锺、郑，势必相屠。熊公徒以计擒芝奇之功，欲合而强抚之；其实今之抚，岂成抚哉！授之以官，抚众如故，劫掠如故、要挟如故。来则席卷而空、去则谩辞谢过，弄我股掌之中，使我自撤藩篱而授之柄；忽然而来，卒不及备，其为张仕诚，岂难哉！故曰「率此不已，将为辽东」也。

某于他郡虽不及详，至于福海要害，所云两喙、两臂、两关，具于「漫言」计之已熟；使有尽用其策，何忧贼哉！然「漫言」犹用百船；后见熊公吝惜，说之以精募五百海兵以张新标。抚公欣然，托小儿募而又退却之。锺贼知无备，故敢纵横；抚公今亦悔之矣，渐做荡掌罾船，不言所用，或者用火攻之策乎！但海兵决须精募。目今海将无如刘应宠，若责以管新标，下至海坛、南日，上至小埕、定海、西洋，责成弹压；必能把扼要害，阻贼入犯之路。徒以言语过直，为抚公所不喜耳。至于兵道陆公，四至海上，深识险要。创城小埕与定海犄角，为省门左臂；倡立双龟铕城，把扼省门东喙。又议立猴屿、庆石铕城，扼南喙；增梅花铕城，扼左臂：此皆实实要着。若皆造完，而以新标往来于臂、喙之间，即奸细亦不敢入，安虑其烧我兵船哉！有铕城以扼险，有新标荡船以游侦，又得刘副将将之，福海一路可清也。

兵道极肯任事，不意其以入贺行；但望还初求铕部水程促其复任。盖当闽海有事之时，与他省官不同；独严其程，亦为地方计也。

与马还初书

三鲸授首，闽海稍清。借抚为剿，悉合庙算；抚公今日之功，已昭昭于天下矣。顾其作用始末，有心独苦而人不及知者。盖其初至，盗贼满海，船、兵两虚，芝龙虽抚，桀骜难驯；议者惴惴以骄子奉之。泉、漳二郡，无处下手；不从根本做起，势益靡矣。故于福海精募渔兵，亲出鼓练，一切姑息之说，坚拒不纳。一意擒贼，以振积颓之兵气；一意治铕、治火药，以待有事。盖

根本固而后支郡可图、桀骜折而后抚局可成：此其苦心人不及知，一也。及李魁奇畔，芝龙之气始折。魁奇合周三、锺六以来，芝龙始大败，哀辞请救；始为出力奋然南征，苦为违节制者所败。吉了之役，莆中震惊。然周三即以是时烧死，魁奇以是冬擒死；一败而两歼贼首，其用计鬼神且不知，况于人乎！此其苦心人不及知，二也。魁奇之擒，多锺六力；抚之酬功，权固应尔。及锺、郑交恶，突然而来；不得不激郑以去其所仇，而资以火药、大铕、坚船，畀之以破敌。盖抚公火药妙绝，前后而以八桨荡船载大铕以出；船既迅而易于抢风，铕又大、火药又好，易于及远。所以锺船数百，一破立散；芝龙所以成功，坐有此具也。不然，芝龙向为魁奇所败，胁息不支；又畏锺六，不敢与较：何以今能破之哉！此其苦心人不及知，三也。

今幸锺六水死，而余党犹未尽消；郑既去其仇，而所以处之之法犹须得宜。其众非能顿减也，其饷非能渐杀也；红夷之利，非能取而还之公也。彼心之所服者，仅仅抚公耳。抚公若升，恐无能为之縻馘也。报功之疏，以芝龙兄弟可任边方，良有深意。愚意抚公事体既明，且请加衔以收后着，使海波不复扬，方为闽福。且大帽山贼出没，三省合剿，计非抚公不能任。福海暂平，不能保盗贼之不复生。沿海扼要，人乃有恃以守，不至奔溃，震惊省城；抚公近来深有意于此事。正月末，亲冒风涛、沐岚雨，省骑从，周视小埕、梅花、猴屿，遥望松下、北茭、王崎、连江之镇下宫，度急水门，看铕城，处处皆欲筑。吾福千百年可守之计，端须此公一手做完。盖此公凡事不亲见，则不动；见及者，必要做到十二分方肯释手。如铸大铕、造铕船、制火药，皆极精妙。性耐劳苦；故今扼险善后之事，须留此公做完。今日士大夫、百姓、军伍，无一不愿抚公之长镇闽者；比前议论，大不相同。故合书求按院保留加衔久任，望还初主持，昌言成之！抚公亦自言我于闽海今始透彻，乐终其事也。

非桑梓大事，不敢唐突。答问一册，附上。

与熊抚台书

恭闻节钺将往上杭；奉旨会剿，诚亦宜往。且上杭、武定，向为贼蹊扼险要地，非经老公祖雄眼，不能定；是亦不可不往。但贼巢深阻，我往彼归；穷追恐中其计，列守恐费吾力。且沿山茅屋，皆贼耳目；溪店致毒，我不能防。或诱而陷我，或诡而误我：皆当虑及。盖山谷愚民非必乐为贼用，且缓一家性命；不特不然耳。今欲灭贼，当赦胁从之诛、重间贼之赏；得力必在土人，为我擒贼必在贼党：破格密图之可也。

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，卒为所败；岳武穆以水寇攻水寇，杨么授首；白狗洞张璉之擒，亦俞虚江谋之于贼徒也：此一事也。张净峰之破鱼窝也，其巢壁立，我师仰攻，皆为石压；总兵谬说净峰曰：『军门在，贼不出；归则贼出

，可诱而擒也』。净峰阳归，数日复往；下令选敢死士，应者三千人。净峰亲选，得七十以付总兵，危言恐之曰：『不往，且有白简』！是夜，果有善为猴缘者至半壁，得树根垂索下引，而又蹑壁而上，杀守者而代之提铃，遂灭鱼窝：此又一事也。韩襄毅之征大藤峡也，贼佯为秀才迎师，襄毅叱缚之，果得短刀于衣中，悉斩之；而一意图贼，拔林锦于教官、用陶鲁于县丞，皆得其力。王文成之灭池仲容也，因其诈降而厚赐之，燕之、衣之；授计龙县丞，即席而鼓吹引之，尽杀八十余酋，遂引师破其巢：此又一事也。今贼破粤两县，势亦不戢，必以抚而缓我；便可就此作计。老公祖用郑芝龙，明示做贼而能杀贼者，破格受赏矣。此中无穷妙用，不出以贼擒贼、以土人间贼两圈子内也；然须持重。

某以残骸，不能躬送；但愿计定，节钺早回省中，收功于帷幄之下可也。

答张邑侯书

不佞举归海上，一病几弗能寤；沈笃中，承索崇祯二年联络船票，亦弗能答也。今病稍愈，念此事不可不详复。

盖崇祯二年，前抚公用此法南征，大败于吉了之岁也。前抚公徒见元年秋陈有用、董学祥用渔船杀贼，累有擒获，贼至相戒不敢犯福海；遂以渔兵真可用矣。不知当时所用数船，生课船也；有用、学祥皆是渔魁，而小儿又有以鼓舞之。贼警一闻，连夜飞出，出贼不意，故虽以林七嫂渔妇能挺枪以挤上猛老于水，虽以许六老之犷悍凶强，有用奋臂大呼，众渔蚁攻，高斌中枪及喉，能自脱跃过贼船，烧其篷而六老擒焉。不但渔尽其力，渔与弁相得也。渔与弁相得，虽少可以成功；强而率之，虽多致败。崇祯二年，盖犯乎此矣。当时吴父母亲见各渔号哭，前抚公谏之不入，不得已而为调停半饷之说。然以金富濂为将，不谙海也；胶舟下风，为贼所压，首尾不能相救，兵船烧尽矣。而联络诸船，皆先期走出，无一得力。今可踵其覆辙乎？自是以后，前抚公绝口不言联络，而有用、学祥亦不插船；屡屡擒贼于北者，雇吉了船而用之也。由是观之，联络决不可用，插船亦自有法；不可不察也。然则今欲用渔船，当奈何？夫用渔船者，必以其类为招；以其类为招，乃得其情，而可以少得其助；如有用、学祥是也。今之渔魁无过欧文全，累累杀贼于海上矣。若今招其类，可得百余人；分为数船，令之统摄，给以粮饷，相机剿贼，必有一二思效文全所为者。虽未能必当大寇，而可以渐省南兵，默消门户不可知之隐忧矣。然则饷何出？曰：『沿海渔船、商船无虑七八百只，为兵船所苦；若令免插，大船出饷二、三两，其次两余或一两，便足供给渔兵；此亦隆庆间船税之旧例也。凡事有实着、有虚着，有可言而不可行者、有可言可行久之而始得效者。今之南贼，势不能绝；惟有扼险收民以固门户为实着矣。如双龟铙城发自吴昆池父母

移郊、移遂、屏流之制，始于闾师，月书其行而递上之；善善恶恶，如黑白之不能混，改则易之：此即保甲之祖也。管夷吾稍变其法，以整齐其民而日钩考之。一夫有善，可得而赏；一夫有恶，可得而罚：而齐国以霸。今行保甲，何独无其效哉？弊在于闾师之不得其人，报不以实；而甲中生理出入之莫稽，行不以时而聚集听候之妨业，故人厌之而视为虚文。上下相蒙，善恶相混；甚且借保约而武断、用武断为骗局，其弊不可胜言。今欲着实举行，须择立心公正、知事理、识人情者为闾师，月一行约。行约日，保长各举其甲内之行径，闾师对众慎书之：如从邪教，则书「可异」；如久出不归或归而莫知其出，则书「可疑」。月一报县，县数月一至而加察焉；悛则已，不悛则罚。他日事发而册无名或书而不以实者，并罪保长。如此则从邪者惕、非为者戒，或亦挽回恶俗之一大机乎！县令事繁，数出则扰民；县令势隔，耳目远则易欺。故须谨择闾师；闾师公直足以服众者，有司加礼焉。否则，易之。能实行而不扰，奸恶自无所容。故曰「消盗弭邪之术，总归于实行保甲」也。

至于开洋利害，亦未易言。以为利耶，则数十年流毒海上者，皆是通番魁宿；其聚于福海，皆以打劫通番船而来，其害昭昭。以为害耶，则漳、泉百姓苦于无田，非此无以为生；亦势之必不能禁者。愚以闽中根本之地与支郡异；支郡或可开，而根本之地开则乱迫而无所措手：故当分别以处之也。

举愚老无识，徒有杞忧，莫适时用。不敢上虚下问，据其所见以复，知不足采也。

闽海事宜

海贼乱闽十有三年矣，初皆漳、泉百姓惯通日本者聚众劫船，掳人取赎。得利既多，效尤者众；连村满海，尽为盗区而莫可御止。赖前抚台熊、今抚台沈运筹发踪，且抚且剿；南贼收拾略尽矣。

今则福州府属县沿海奸民及省城内外奸徒出海行劫，犖金归而人不敢问，浸成大患。此非闾井编氓耶，有市籍、有户籍、有乡里亲属而乱逆至此者，保甲之法不肯着实举行也。如欲着实举行，须令县发册式，某里某乡第几甲甲长某人、甲内某人男子几、某日出何方生理、某日归或未归，有无可疑？近者半月一报、远者月一报，不许隐漏一人；隐漏事发者，甲长连坐。如有强梁不与甲长报者，以罪论。随地大小，立一保长；合数村，立一约长、约副。每月行约，各举地方可疑人户，对众书以报县；县籍藏之。事发，据籍报；不以实者，如藏贼之法勿贷。夫人不敢开报奸贼者，畏其反噬也。如报而得实，给一执照，为之杜害；有法以驱之，又为杜害。或且肯实报，奸贼无所容乎！此力行保甲之法也。盖察奸禁乱，无如保甲。报恶惹祸、举善多贿，人情所趋；当事宜察，顾力行何如耳。

一、消贼之法，先除接济；贼无接济，势不能久。而接济之利最厚，故有造一船送贼，得银三、四百两者；制一篷与贼，得银三十两者。一刀价至五两，火药诸物价亦称是。利厚，故人冒死以往，不能禁也。然莫如海口至松下之为甚。盖贼多彼处人，村村以接济为利。出而遇贼，皆其熟识；佯为被掳，时时运物取赎，而人竟不归。贼得接济以久其毒，彼亦得利以肥其家：其害至甚。其次，则长乐之庆石、闽县之琅琦、省城之河口南台，线索相通；铕械、火药、米谷、絀缎，或托兵船、或托粪船、或托荡船，使人不疑，虽关津不得而稽。贼之所以不灭者，接济者之罪也。然其人行径姓名，终不能瞒其同乡；接济踪迹，终不能逃于被掳。间或被掳首告，当事又疑其无赃，往往得脱；夫接济于海上而欲寻赃于其家，岂可得哉！今欲清其源，宜于保甲严查出入。如报得实迹者，赏以获贼之赏；容隐者，事发坐以匿贼之罪。如有被掳首告，面鞫无辞者，从重究治。凡寨、游获有接济赃物、器械真确，不为势家摇夺护会者，准一功。接济法严，贼势自孤，将渐解散矣：此亦消贼之一法也。

一、御贼之法，无如扼险收民。往岁周三、李魁奇、锺六、刘香入犯，动百余艘；而其地之有船者往往买其旗号附之而来，助其声势，号称三、五百艘。所至登岸抢掠，名曰「买澳」。当时诸险未扼、无城可凭，莫不鸟逝兽奔；或逃山谷、或奔省城，内外震动，相顾莫必其命。寨、游南兵负铕投贼，把总以逃论死者数矣。于是，议者蹙然而思扼险。当熊抚台时，兵道陆庶愚议设双龟铕城以扼门户之东口，又议城小埕与定海犄角。基未就而以入贺行，属其事于某与丘庭训。合两山而围之，几可千丈；首尾三年而工乃竣。方竣，而刘香至矣；三攻而不得入，人乃知城之利。贼入连江内港，陷幕浦；出攻东岱堡，坚守不拔。幸今抚台许造东岱铕城，以扼港口；又许城小埕后黄崎堡七百丈，而连江之险俱扼。又建东岐行台以扼门户之南口、东口，又设双龟关堡，势益壮矣。又念海口以外三十里诸澳以松下为咽喉，贼所往来必经之地；海坛游退居镇东，不便控扼：遂城松下东澳，西以障福清、东以遥护门户南口。今将竣矣，周丈五百，可以弹压咽喉；但择名将镇之，因其人、乘其险，奸民、奸贼或可戒心乎！此外，惟梅花城为沙所压，宜为区处。沙埕当闽、浙交界之冲，百货所聚，店家无虑数千，皆在水际，独一小堡在山。贼至直掠诸店，饱其所欲；否则，一炬而破数万矣。台山游远在外洋，终岁不一至，几为虚设；如大城此地，移台山游镇其地以控扼南北，不惟闽大利，浙亦利也。其城费所资，即其地牙税设处，岁可六、七千；不患不给。议久不决者，无任事之人；且牙侩支吾其间耳。似当决策上闻，城之可也。至于寨、游之设，本为除贼。前时通省只有三路六寨，后以海警浸加，今且五、六倍矣；沿海星布，信是周防。然府寨分而兵愈弱、饷愈不足，当豫有以处之也。即如闽中万历三十年间

，初添五虎游矣，续又添设水标；崇祯间，又添东岐游击，各加两翼：而海贼未见其尽绝也，弁亦何贵于多设哉！愚意定海水标、东岐游击宜存其一，而两寨、两翼为之用；则标成其标、寨成其寨、游成其游，所统多则力强，足以弹压，且无兵士重剥之患也。若曰海贼未灭，兵防难减；则请参用渔兵、渔弁。渔之力足以敌贼，而往往为其所擒者，无渔弁以卫之也。如二十渔船推一渔长，官给铳械、船只，责令护渔；渔兵、渔长之饷，出于渔。其能卫渔擒贼者，升为渔总。夫贼之纵横海上者以掠渔船；寨、游之所以驰驱不息者，只为渔船耳。渔船有护，则贼无所掠，其气自消；寨、游之劳可减十五、六：是亦寨、游之一助也，是上台以数船护渔而得全饷之用也。然以属之寨、游，亦大不便。盖渔人畏兵，见弁如见帝；哨捕畏贼而鱼肉渔人，曾有插船而被杀者矣。故以弁统渔，不如以渔统渔之相安；以兵插渔，不如以渔护渔之协力也。此法若行，上人稍稍加意，便可渐成土兵；而寨、游之冗兵冗饷亦可少减矣。昔熊抚台初至，遍海是贼；只募渔兵，用陈有用、董学祥统之，不数月而福海清宁，且能擒贼于浙，则以渔统渔之效也。

至于漳、泉洋禁，原有开例；不开，则民无得食。向年闽中通番者，皆从漳州月港帮船。二十年来，琅琦作俑，外省□□奸徒反从琅琦开洋；近在门户之口，遽成异国，此不可不虑也。今盗贼皆萃福海，亦只为打劫通番船而来，而渔船受其灾。根本之地：宁可酿乱，基不测之变乎？不如开漳、泉之禁，使四方异客皆□月港而严禁闽中以清盗源为便。

某更有言者：福清地广人犷，乱之所从生；宜分为两邑，使远海之民有所统属而易以察奸。海坛山腴，田无虑数万，皆为豪强所有；若丈以定赋，不下万金。闽清僻陋，邑居仅仅三百余家，田赋、生员皆属省下；而官吏早役廩食之费、学宫俸粮、上司礼节，莫之能省。云、贵人官于其土者，至无以为归资，殊亦苦之；势似可裁。其田之近水口者，割以益古田；近永福者，割以益永福。省闽清以益□□□□，□为可观；分福清以抵闽清之数，且可弭乱：于计未为失也。此亦计安地方者所宜旁及也。

附录一

（茅瑞征「皇明象胥录」选录）

日本

琉球

和兰

日本

日本国，原名倭；在大海中，凭岛以居。三面环水，唯东北限大山；山外即毛人国，凡岛夷百余，不与中国通。

汉武帝灭朝鲜，使驿通汉者三十许国，皆称王。其大倭王居邪马台——一谓之邪摩堆，地势东高西下。建武中，倭奴国奉贡朝贺，使人自称「大夫」；倭之极南界也。桓、灵间，倭国乱，有女子名卑弥呼，年长不嫁，以妖惑众，共立为王；法甚峻。侍婢千人，兵卫严设，有男弟佐治国。魏景初二年，倭女王遣使朝献，制诏以为「亲魏倭王」，假金印紫绶。后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，相攻；转闻带方郡为檄喻之。卑弥呼死，立男王；国中不服，争诛杀。乃立卑弥呼宗女壹与——一年十三，其国遂定。是后复立男王，并受中国爵命。

晋安帝时，有倭王赞四传至武，自称使持节都督倭、百济、新罗、任那、加罗、秦韩、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。宋升明二年，表称祖弥东征毛人五十五国，爰服众夷六十六国，渡平海北九十五国；句骊无道，图见吞，窃自假授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等号倭王如故。

隋开皇二十年，倭王——姓阿每、字多利思比孤遣使诣阙。访以风俗，使者言：倭王以天为兄、日为弟，天未明听政，跏趺坐；日出便停理务，云以委弟。其诞妄，类此。大业三年，复朝贡；使者致词：『闻海西菩萨天子兴佛法，故遣朝拜，兼沙门数十人来学』。国书云：『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，无恙』！帝不悦，谕鸿胪：『蛮夷书无礼，勿以闻』！明年，遣文林郎裴清使倭。度百济，行至竹岛，南望耽罗国迥在大海；又东经十余国，远海岸，皆倭附庸。倭王设仪仗、鸣鼓角迎劳，复遣使随清贡方物。

唐贞观五年，使来朝。永徽初，其王孝德献虎魄大如斗、玛瑙若五升器。时高丽、百济暴新罗，赐玺书，令出兵援之。咸亨初，王总持遣使贺平高丽。后稍习华音，恶倭名，更号日本——自以其国近日所出。或云：日本，倭旁小国；为所并，冒其号。长安元年，其王文武遣朝臣真人粟田来贡——朝臣真人，犹唐尚书也。粟田工文好学，开元初复朝，请从诸儒授经；悉赏贸书归。其副朝臣仲满愿留，历左补阙，多所该识；久乃还。天宝十二载，复朝；会新罗梗海道，朝贡更由明、越州。是时，倭女王曰孝明。孝明再传，为女王高野姬。贞元末，其王桓武遣使来朝；学子留肄业，历二十余年。

宋雍熙初，日本国僧裔然与其徒五、六辈浮海至，献铜器。裔然衣绿，自云姓藤原氏，善隶书，不通华言。问土风，以书对：其国有「五经」书、佛经、「白居易集」。国王以王为姓，传袭六十四世；文武皆世官。并献「本国职员」、「今王年代纪」各一卷。初主号天御中主，次曰天村云尊。其后并以尊为号，凡二十三世，都筑紫城；神武天皇徙大和州，当周僖王时。其后，更以天皇为号。及传应神，始于百济得中国文字；传钦明，并得佛法。传用明，有子七岁开悟，讲「圣鬘经」、「天雨曼陀罗华」。当隋开皇中，遣使泛海至中

国求「法华经」。又传孝德，白雉四年律师道照求法至中国，从三藏僧玄奘受「经律论」。又传文武，遣粟田真人入唐求书籍。又传白璧，遣僧礼五台山。其间亦多女王：凡统五畿、七道、三岛。太宗召见裔然，赐紫衣。闻其国一姓传继，顾语宰相，歎息久之。天圣四年，明州言日本贡方物，不持本国表；诏郟其贡。熙宁后，时有僧赴阙。

元世祖至元初，遣使道高丽招谕，不得要领。六年，命秘书监赵良弼往，始同弥四郎者入朝。十一年，命凤州经略使忻都等以九百艘掠其境，稍拔对马、一歧、宜蛮各岛。十四年，日本遣商持金易铜钱。十八年，命右丞范文虎等率十万人往征；抵五龙山，遭风舟破，士卒得生还者三人。寻以有事交趾，不复议；日本亦竟不至。

明兴，频寇山东滨海州郡及淮安。洪武二年，以即位颁谕，仍掠崇明。四年，上遣莱州府同知赵秩泛海赐玺书，让其王源良怀。良怀言：『蒙古尝誅我好语，随袭以兵；其使赵姓。今使者亦赵姓，岂其裔耶』？拟兵之。秩不为动，徐宣谕朝廷威德。良怀气沮，遣僧随秩表贡方物，送回所掳明、越人口；上亦遣僧祖阐、无逸报使。然其寇掠自如，始令闽、浙造海舟备倭。德庆侯廖水忠请令沿海军卫添轻舸巡徼；从之。七年，来贡，无表文；其臣亦私贡马及茶、布、刀、扇，所奉丞相书甚諄。上怒，郟其贡；已因安置所遣僧于川、陕。十三年，丞相胡惟庸谋逆，潜纳倭精锐贡艘为应；事泄，着祖训，勿复与通。明年，郟其僧如瑶贡，命礼部以书谕责之。十六年，以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，筑登莱至浙并海五十九城。二十年，遣江夏侯周德兴筑福建并海十六城。自南直、山东及闽、浙、粤咸置行都司，增屯戍，严下海禁。二十七年，敕魏国公徐辉祖练浙兵海上。

永乐初，其王源道义修贡。会对马、台歧诸岛夷数寇掠，谕征捕，获渠魁以献；厚赉白金、文绮，予勘合百道，令十年一贡，使额无逾二百、船止二艘，勿挟兵器。寻赐金印、诏册，封为日本国王；名其国镇山，碑而铭之。八年，源道义死，命鸿胪少卿潘赐往吊祭。明年，倭寇盘石。十五年，寇浙东；海上多献日本俘，遣礼部员外郎吕渊等谕还所掠。明年，其王源道特遣使奉表谢罪。十九年，以三千人突寇辽东，总兵刘江歼其众。初，江阅地形，得金线岛西北望海窝，势高峻，扼海咽喉；特为增筑。及侦倭至，伏兵山下；别遣奇兵焚舟，断其归路。倭中伏，擒斩且尽。江以功，封广宁伯。自是，倭不敢复窥辽。

宣德初，以倭贡逾约，申定格例。然倭自得我勘合，多指称贡舶，藏兵刃；备谨即贡，备弛即掠。贡即愆期，所司不敢深摘，听抵京师；宴赉市易，饱饮而去。稍睨疏防，蹈瑕杀掳捆载，固未已也。

正统后，海上防渐疏。四年，倭船四十余夜入大嵩港，转破昌国卫城，恣焚掠。于是申严斥堠，合兵分番，沿海寇盗稍戢。

成化二年，连寇大嵩。四年，鄞人林从杰等三辈转掠为通事，随倭使入贡，奏乞归省，许之；仍禁勾引通番。十三年，倭忽至宁波，觐有备，诡云修贡。庶吉士杨守陈贻书主客，极言倭借贡蓄奸，请得谢绝；不从。

正德四年，其王源义澄遣宋素卿来贡。素卿者，故鄞人朱缙也；弘治中，逋归倭，有宠于其王。伪充正使，其叔朱澄识之；守臣觉发，以厚赂巨珰刘瑾，置不问，令还谕王：『无盗边』！因求祀孔子仪注，不许。

嘉靖二年，素卿再至。时其王源义植孱暗，诸岛强；请勘合，争入贡邀利，左京兆大夫艺兴遣僧宗设、右京兆大夫高国遣僧瑞佐及素卿，踵及宁波。故事：凡番贡至，阅货、宴席，并以报至先后为序。素卿狡，贿市舶中官赖恩换阅瑞佐货；及宴，又引坐宗设上。席间争长，相仇杀；而宗设党盛，尾追素卿及绍兴。临城索不得，遂躡旁邑，杀备倭都指挥刘锦去。已因漂入朝鲜，其王李恠得二倭献；上以台省纠参，下素卿狱并二倭系论，并瘐死。特遣执事中刘穆往浙体访，兼饬武备。四年，纵日本僧妙贺等归国，谕其王捕宗设。九年，琉球请封，道日本，附表乞贖素卿，并恳新勘合修贡；礼部验表文无印，请敕琉球传谕。自是，绝贡者十七年。寻再至，以违格罢。初，方国珍、张士诚分据温、台、宁、绍诸郡并濒海；及已降灭，而余党逋海上，辄纠岛倭入寇。以故洪武中，濒海州郡数中倭；高皇帝业增置戍守，又命南雄侯赵庸招集蛋户渔丁之族自淮、浙暨闽、广几万人悉藉为兵。于是海上群恶少偕仰给县官，而方、张余党亦以次老死，濒海因得息肩。永乐西洋之役，华人习知海外饶有琛怪，既生艳慕；而贡夷往来，益习我海道曲折：纠引蔓附，剽寇复起。至是，以科臣言，并罢市舶；而利孔反为奸商所窃。每番舶至，以虚词餽取；转展贖负，绝不偿直。久乃投豪贵家；豪贵家侵牟，视奸商逾甚。番人坐索，动以危言撼当路驱逐；又先期漏语使逸以示德，阴握全利。其后番人闻而饮恨，盘据海洋，必劫有其贖蓄乃已；而亡命不逞强有力者复入海聚众为舶主，行贾闽、浙，以财役属勇悍；倭阑入互市，乘机剽掠——如许栋、王直、徐海，实繁有徒。海上因之多事，焚劫宁、台，几无宁岁矣。二十六年，始设浙江巡抚都御史兼领兴、福、漳、泉，治兵捕贼；以朱纨为之。纨清劲，果于任事，日夜诘兵严纠察，根株通海窟穴，遂捣双屿，擒巨酋许栋。因上章镌暴二、三渠魁，侵豪贵。诸豪屏息切齿；亡何，讽台省奏改纨为巡视，竟以专杀夺官，并下纨同事海道副使柯乔、都指挥卢镗于理，誅纨饮药自杀，兼弛海禁。而东南濒海寇益恣，无敢呵者。三十年，王直突入定海关。

明年壬子，倭犯台州、破黄岩县，自象山流劫郡邑。复简都御史王忬巡视

浙江及兴、福、漳、泉，海道添设参将二员，以都指挥俞大猷、汤克宽分浙、闽声剿；而幕府久废，兵政积弛，士柔脆不习战斗。忬至，请假事权，募梟勇，征狼、土诸兵，规划稍定。明年癸丑，倭犯温州。大猷冒险出洋捣穴，群贼骇散狂突；克宽统部卒东西驰击，颇获首功。而贼势张甚，王直各部拥漳、广群盗合岛倭连舰百余破南汇所，薄太仓、入上海，遂围海盐、掠平湖，陷昌国卫、临山所，再攻海宁卫、破乍浦，延及宁海、奉化诸邑。凡留内地三月，所在焚荡。西犯松阳、北侵海州，而福宁■〈山上秦下〉屿所亦遭寇。顷之，以兵科奏，改忬巡抚，提督军务；汤克宽以副总兵，屯金山。忬荐卢镗，代以俞大猷总浙直兵。时任环以雄略，自府同知擢备兵苏松；松阳令罗拱宸，亦以知兵超升浙宪也。其秋，倭流劫兴化，击郟之；他部据南沙，逾五月。明年甲寅春，溃围出，啗苏松旁邑，北掠通州、如皋、海门；改以兵部侍郎屠大山为应天都御史，亦以巡抚兼提督。倭续自南沙登岸，汤克宽败之采淘港。而俞大猷剿普陀倭，为所乘；参将卢镗御之嘉兴，再战孟家堰，亦败，遂陷嘉善，焚运艘，转攻嘉兴府。因我师迎击，遁乍浦；合长沙湾寇，且东掠崇明。而慈溪忽报地涌血尺余，本兵条上方略，始议重赏招巨酋王直矣；兵科疏驳，上是之，一意主剿。是时，天子蒿目东南，特采廷臣言，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开府总督直、浙、福、广、山东军务。经故尝督两广着绩，会议征狼、土兵扼倭，乃用经节制，当天下半得辟召参佐，便宜从事。经亦慷慨以荡寇自负，中外企踵，谓倭旦晚可尽也。亡何，都御史王忬改抚山西，代以徐州兵备李天宠；忬规度浙、闽颇有绪，以弛担中辍。而经以留京遥制，鞭长不及，羽檄征调不能猝佐缓亟；再奉严旨专阃，所起宿将何卿、沈希仪等又嚅喑不为用：以是讫无成功。始，倭还屯柘林，进薄嘉定。参将李逢时募山东枪手六千人适至，败之新泾桥；追奔中伏，复溃。诏逮屠大山，褫为民；改张经右都御史，专总督。而倭连犯海门、金山青村所，续至万余流突乐清、黄岩诸县；柘林倭且分掠嘉、湖，我师御之窑墩，失利。是岁，量蠲被倭郡邑田租，罢浙岁贡鱼鲜；而倭据川沙洼、柘林为穴。明年乙卯，柘林倭夺舟犯乍浦、陷崇德，转掠湖州，新倭日增；唯兵备任环督舟师败之南沙，斩级百余。会所调田州、瓦氏等狼土兵至苏，人心稍定；而工部侍郎赵文华且报祀海神，督察江南也。文华故事辅臣严嵩，兼挟上宠，欲颐指督臣经，出其上；经自以宿望，不为意，心衔之。时狼、土兵新集锐，请击倭趋利。文华促经；经欲候所征永保兵并力，以文华佻妄，不敢漏师期。而江北三丈浦、川沙洼倭报日至，文华以经固老师观望也。亡何，柘林倭三千余瞰金山，俞大猷迎击大溃，遂犯嘉兴。时永保兵则已集军门矣，经遂遣参将卢镗等督狼、土等兵水陆遮击石塘湾，倭败奔平望，回走王江泾；副总兵俞大猷以永保兵夹击，遂大败之，共斩级千九百八十有奇，溺死无

算，倭大气夺。而上入文华言，业遣缙骑逮经；捷闻，兵科留经乘势进捣。上惑相嵩，归功文华及御史胡宗宪，赐金币；经功自如，不为贵。经去，而军中解体。寻以应天都御史周■〈琼，儿代小〉代；■〈琼，儿代小〉罢，改户部侍郎杨宜；并齷齪无将略，倭势复张。顷之，任环及俞大猷等攻倭陆泾埧，斩级二百七十有奇，焚舟三千。时柘林、白茆、三丈浦倭并夺舟遁，我师遮击，多擒斩。他倭百余从会稽高埠流劫杭、歙，直趋南京，已又徐从宜兴转入泖墅；应天都御史曹邦辅督师歼焉。赵文华计攘首功，时柘林余倭穴陶宅，大集浙直兵会剿，失利。已而倭遁周浦，突围与川沙洼倭合，我师邀击，破之；文华遽报荡平，归朝。而浙福都御史李天宠逮讯，与张经并死西市，以宗宪代；皆文华之为也。是岁，日照、莆田、福清并有倭警。明年丙辰，以文华言，遂擢宗宪代宜总督。倭聚新场，任环督永保兵进剿，再溃；因逮曹邦辅，谪戍边。寻以参政阮鹗代宗宪督军务；而倭惨掠慈溪，巨酋徐海众复大至：一由海门、一由松江、一由定海关，而海自拥部万余导所窟柘林酋陈东并兵逼乍浦。已闻督、抚移师，遂从硖石趋皂林。鹗以轻舸驰入桐乡，令河朔将宗礼引所部兵九百遮倭，击杀数百人，海为辟易：以援绝、火药尽，前迫桥陷，与骁将霍贯道俱死之。倭遂乘胜围桐乡，急引撞竿撞城，城几坏；城上人以缙索挽上断竿，又煮铁汁灌城下，所以坚守百方，倭稍郤。亦会总督间使人持重赂说海罢围，且疑陈东以携其交；海骤道崇德西遯。东留攻一日，势孤，亦引去；桐乡围始解。而赵文华复以尚书督师——始，文华言江南残倭易殄，顷更蔓延，上觉其欺；相嵩为营，特遣。已至浙，则与宗宪图袭海。宗宪日夜啖海金帛，佯约击吴淞江倭，纵夺舟去，以迟援兵之集。谍闻海麾下书记酋叶麻最黠，与海争一女子相失；因讽海缚麻。而陈东以桐乡之役睚眦，与叶麻声相倚；更遣谍持玳翠遗海侍女，说海并缚东。且诈为叶书遗东，阴泄之海；海得书泣下，心德宗宪，竟缚东以报。麻与东相继缚，则海部曲内乱，因说海至平湖庭谒，坚约令海与陈东党分屯沈庄；辄诡为谍，令两相误，至■〈予肖〉而斗。乃督永保兵如墙进，乘风纵火；海窘，沈河死；歼其党，俘叶麻、陈东。遂进文华少保、宗宪右都御史。余倭窟舟山，俞大猷攻之未下；会夜大雪，督兵掷火焚其栅尽□，复斩级百四十余。是岁，倭突古田、潮州。明年丁巳，并获巨酋王直。王直，故歙人，走海上，为舶主；颇任侠，岛主并严事之。他舶往往借名行；入掠，托之直，迹故秘。先是，宗宪以频岁苦倭，特海上亡命勾引岛夷内讧，其国王故未之知也；疏得遣使谕日本王禁戢，报可。以鄞诸生蒋洲、陈可愿往，而宗宪以乡曲习知直，迎直母、妻至，慰藉甚厚——因遣洲等间过直所。洲等遇直五岛，直为言日本方乱，诸岛不相掇；诚贯直等通贡互市，愿击贼自效。遂留洲往谕各岛，别遣养子王激、毛臣先后投款；宗宪结以重

赂，且令间说徐海。已而遣谕，直降；为置司海上，通互市。直亦自分能力主岛夷，欲诣宗宪面相结，谬以丰洲王入贡为名，泊岑港。宗宪又厚馈遗，遣指挥夏正等为死间；直遂挺身入杭州。宗宪曲谕，直佯羈狱。具疏闻上，不敢深悉其故。廷议以直元凶，坐弃市；宗宪得加太子太保，余迁赏有差。而直党三千人窜据岑港及舟山，遂流劫浙东、江北，蔓延闽、粤。时阮鹗以都御史移抚闽，而倭掠泰州、淮安，入宝应；参将刘显率苗兵败之东乡，多焚溺。明年戊午，倭犯兴、泉境，遂陷福清、南安。以岑港倭阻守，夺总兵俞大猷秩，命兵部郎中唐顺之视师浙直。明年己未，倭流劫揭阳、福安及浙西（东？）象山，攻桃渚所；而岑港倭自柯梅趋泉州浯屿，闽人大哗宗宪纵寇。诏逮大猷即讯，寻释立功。江北倭数道入，都御史李遂驰如皋部诸将，无令越天长、瓜、仪。尾及庙湾绝地，督兵围剿，遂大破之，斩级八百有余；已又遣刘显歼倭刘家庄。自壬子倭入黄岩，至是首尾八年，江南北略平，浯屿倭亦旋遁；总督胡宗宪用间力为多。四十一年，以言官论劾，逮宗宪至京；寻释之，罢浙福总督，而闽倭复告急。初，倭阻宁德之横屿，连营负险。参将戚继光至，令人持束草填河进，力战；斩级二千六百余，生擒逾九千。乘胜剿福清倭，复破之。因引兵还浙，遇倭自东营澳登岸；迎斩百八十级，遂去；而倭势转炽。明年，进薄兴化城；攻围匝月，参将刘显顿兵不敢进。及城陷，复命继光及俞大猷驰援。时倭巢平海卫，欲逸；为俞大猷所扼，与继光夹击，纵火糜巢中。仙游、连江诸寇悉平，倭尽走广东界。方继光抵福清，父老请师期，继光曰：『吾远来疲甚，且休矣』。侦者归语，弛不为备。其夕，衔枚疾驰三十里；黎明逼其巢，大呼纵击，倭披靡莫敢枝梧。已破倭归，邑人未知兵出也。广东倭屯潮之乌石，为俞大猷所破，逃至甲子门，将入海，风暴尽溺；余众二千留屯海丰，大猷围之，食尽思遁；副总兵汤克宽伏兵擒剿且尽，倭患遂息。维时四十三年，计海氛逾一纪始靖，而受害浙最剧、次南直、次闽，又次粤；城邑烬于兵火、子女窘于攘斂，行赍居送累巨万万，东南脂髓几于尽吸，而倭亦连舶不获返。然率海上奸氓争以入寇之利饵倭中，无赖少年藉为前行，推波鼓焰，其间真倭仅十之一、二，绝与其国王不相闻。前遣蒋洲至丰后岛，转谕山口所据。山口都督源义长及丰后太守源义镇并具咨表，贡方物谢罪；量犒其使，令浙藩司移咨义镇等转谕王铃束，亦杳无报命者。自是海上封守益密，日本遂绝朝贡。

隆庆时，海寇曾一本等勾引犯闽、粤，我亦严备；旋及扑灭，非复颺发如嘉靖之季矣。

万历二十年，倭酋关白平秀吉篡立，遣酋清正、行长侵朝鲜，猝陷庆尚道，掠开城，绕出平壤西。其王昫令次子暉摄国事，走义州求内属；命兵部侍郎宋应昌督总兵李如松等勒兵七万往援。明年春，战平壤，攻牡丹台，大破之

，得级千二百八十五；倭奔王京。我师略地碧蹄，中伏败衄。已申款，倭弃王京，栖釜山；朝鲜王遂复国，因撤师渡江归。又明年，议封秀吉为日本王，倭中变。又明年，复命总督侍郎邢玠经略，以总兵麻贵济师；都御史杨镐特开府天津，经理朝鲜。倭酋清正屯蔚山，与釜山倭犄角；我师至则围蔚山，绝饷道。倭饥，佯紂降；而行长从釜山声援，张虚帜蔽江。我师遽撤，为倭袭击，大溃——时戊戌正月也。会别将陈璘、刘綎先后至，分水陆四路进剿，稍有斩获。明年九月，秀吉死，遮击归倭，以捷闻；凡拮据八年而后定。其后，对马岛倭与朝鲜复私款。三十七年，倭酋玄苏等称奉国王源秀忠命，假道朝鲜修贡。是时，萨摩州倭并琉球，声取鸡笼淡水，噬闽、广。四十年，冒琉球入贡；郟之。明年，倭酋平义智请贡路；诏饬防海上。四十四年三月，肥前州归我把总董伯起。初，议封平秀吉；或云日本王见住山城，关白名号如汉大将军。秀吉死，遗孤秀赖甫七龄，为娶巨酋家康女孙，令家康协辅；与萨摩州太守平义弘抗不相下。顷家康故，自长歧岛外，势颇携。始，家康■〈才间〉焉窥南鄙，而长歧之酋曰等安——即桃员者得罪家康，惧为所灭，请取东番自赎；遂令次子秋安连犯闽之东涌、大金。寻家康死而局中变——或云家康传位其子秀忠，称新关白；其详不可深考。然闻萨摩州于倭诸岛兵最劲——俗喜斗，以良死为无勇；诸岛皆惮其锐。前次入寇，亦多萨摩、肥后、长门三州人；巨酋陈东，即萨摩州王弟之书记也。次则大隅、筑前、筑后、博德、日向及丰前、丰后、和泉诸岛。日本主以山城为都；山城君号令久不行，金印、勘合向入山口。自山口亡，并不知所归；诸岛酋长竞相攻，强则役属。嘉靖时，丰后为大，兼有肥后等六岛。及平秀吉，雄据六十六州。今亦寔微，国中殆无常尊云。

大抵倭舶之来，利东北风；唯清明后为多，而重阳后间有之。故防海以三、四、五月为大汛，九、十月为小汛。其帆樯所指，一视风候；有备者胜。按胡松「海图说」曰：始，倭通中国自辽东。今乃从南道浮海，率自温州、宁波入。其北至高丽，必由对马岛开洋，顺风仅一、二日；南至琉球，必由萨摩州开洋，顺风七日。其贡使之来，必由博德开洋，历五岛入中国——以造船、水手俱在焉。若入寇，则随风所之：东北风猛，则由萨摩或五岛至大、小琉球，而仍视风之变，北多则犯广东、东多则犯福建。若正东风猛，则必由五岛历天堂、官渡水而视变迁，东北多则至乌沙门分■〈舟宗〉，或过韭山海闸门而犯温州，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，犯象山、奉化，犯昌国、台州；正东风多则至李西岙、壁下、陈钱分■〈舟宗〉，或由洋山之南而犯临观、钱塘，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、南汇，犯太仓，或过南沙而入大江。若在大洋而风飏东南，则犯淮扬、登莱。若在五岛开洋而南风方猛，则趋辽阳、趋天津：其大较若此矣。性轻生，好钞掠，尤耽曲蘖；解奕棋及双陆，略通草书。男子魁头断发

，黥面文身；妇人被发屈紒，衣如单被，穿其中以贯头；皆跣足，间用屨。板屋，布地以砂。所佩刀，极犀利。每战，赤体单列，提刀突前为蝴蝶阵，以挥扇、吹海螺为号；工设伏。船制大者容三百人，然卑隘；遇巨舰，难于仰攻，且苦犁沈，广、福船皆所畏。海水咸不可饮，其来，开洋必取水五岛；抵中国境，复停舶换水。土温燠，宜禾稻。产金、银、琥珀、水晶、硫黄、水银、铜、铁、白珠、青玉、苏木、胡椒、细绢、花布、螺钿、洒金、漆器、扇、犀、象、刀剑，互市华人；喜得锦绮、丝、绵、磁针。贡道故由宁波；今久绝而通番人日众。

论曰：史称倭在会稽之东，昔夏少康有子封会稽，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。今倭好沉没取鱼，亦文身、厌水禽；俗殆近之。「魏志」次倭旁国伙矣；其云：『始，渡海千余里至对马岛』。今倭岛名对马，近朝鲜；岂即其遗域与？往海上，国凡百余，统以大倭王。顷诸岛各为雄长，山城君寄空名其上，意略似而强弱不类。然倭自通中国历二千有余载，或贡、或否，不闻躡及内地；而独发难本朝，至嘉靖季沿海郡邑焚劫略尽，则皆华人向导而通番之为崇烈也。郑端简谓市舶不可罢，江南海夷有市舶，所以禁海贾而抑奸商；而俞大猷言倭市仅刀、扇，我获利薄，又易蔓祸。高皇帝禁通贡，意甚远。唯察风候，而以舟师扼之鲸波，乃为长画。大猷以信国裔，习海上事，当有征矣！即胡宗宪执讯获丑，洵有大造东南；比于朱纨，犹为焦烂。余智策倭，今日其亦审所画哉！

——录自茅瑞征「皇明象胥录」卷二。

琉球

琉球国居海岛中，直福建泉州之东。自长乐梅花所开洋，风利可七昼夜至。距福宁、温、台亦颇近，然贡道必由闽县以达京师。

汉、唐、宋，不通中国。隋大业三年，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访异俗，遂抵流求；语不通，掠一人归。明年，慰抚不从；遣武贲郎将陈棱等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。至高华屿，又东行二日至屿，又一日至其都，虏男女数千人而还；其后遂绝。元世祖遣使招谕，不至。元贞三年，福建省平章高兴檄别将禽百三十余人。史称瑠球与澎湖诸岛相对，天气清明望之，隐约若烟雾，其远不知几千里。或云于古为流虬地界——万涛蜿蜒，若虬浮水中，因名；后转谓之琉球。所辖有古米、太平、马齿、七岛诸山，并隔海外不相属。

国朝洪武五年，遣行人杨载赍诏往谕。其国分为三，并称王；中山王察度、山南王承察度、山北王帕尼芝，皆遣使奉表笺贡马及方物。十五年，赐中山王、山南王镀金银印、文绮。使还，言三王争雄长；诏令罢兵息民。十六年，赐山北王如前例。二十一年，以所获元主次子地保奴发居琉球。二十五年

，中山王遣子侄及其陪臣子弟入国学，上礼遇特厚。以其国往来朝贡，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。

永乐二年，中山王察度卒，诏封世子武宁嗣王。是后嗣封皆请于朝，册立、吊祭礼如朝鲜。其年山南王承察度亦卒，无子；从弟汪应祖摄国，来请命。如山北王故事，赐冠带。嗣王武宁卒，子思绍嗣。九年，遣使朝贡，偕长史程复至；表言『长史王茂辅导久，乞升国相兼长史。复本中国饶州人，辅臣祖察度四十余年不懈；今年八十有一，请致仕还其乡』。从之。思绍卒，子尚巴志嗣。巴志卒，尚忠嗣。

正统十年，琉球商舶漂至广东香山港，巡戍欲尽戮冒功；海道副使章格不可，为辨奏，还其货。十三年，尚思达嗣父忠立，遣使朝贡。亡何，思达卒，叔尚金福嗣。金福卒，弟布里与子志鲁争立，失其印。次弟尚泰久驰奏，命给泰久印嗣王——时景泰五年也。

先是，山南王汪应祖为其兄达勃期所弑；寻与山北并于中山，其王世称尚氏。天顺七年，尚德嗣父泰久立。卒，——成化七年，子尚圆嗣。十一年，贡使还至闽，恣杀掠；诏着令：间岁一贡，贡无过百五十人。十五年，尚真嗣父圆立。二十二年，中山王尚真以官生蔡宾等五人肄业南雍。经五年，咨礼部乞放回省覲；以闻，上报可。

嘉靖二年，福州府盘获琉球夷人三十二名，译称往暹罗置贡仪，抵漳州外洋遭风。会倭使宋素卿等于宁、绍仇杀，上恐堕奸计，命并发浙江查勘。三年，琉球贡使金良等言本国先遣正议大夫郑绳等贡方物渡海，风漂未至，请先进表归国；上报闻，许之。以倭宗设等逋诛，郑绳还，令赉敕转谕日本捕治。五年，尚真卒，王世子尚清上表请封；九年，再申前请。十一年，敕给事中陈侃、行人高澄祀真太牢，封清嗣王。侃等言弘治、正德时修撰罗伦等使安南，安南乞留诏敕镇国；即琉球请留如安南，海外远，恐烦往复，乞下礼官。议如安南前格。侃等至国授封，王拜曰：『天朝诏敕，藏金匱八叶于兹矣』。遂谕旨。比还，特遣王亲宁吉、长史蔡瀚奉表谢。侃等上「使琉球录」，言「大明一统志」载「琉球有落漈，王居壁下聚髑髅」事非实及杜氏「通典」、「集事渊源」、「羸虫录」、「星槎胜览」诸书亦多传讹，乞下所录史馆；从之。先是，其国赠侃等黄金四十两，却不受；因附谢使奏，上以命侃等。十九年，长史梁梓来朝贡方物，请补造海船四号续贡；听如式自备，无违例。二十一年，漳州人陈贵等通番下海，至琉球与潮阳海船争利相攻，长史蔡廷美没其货；以夜奔多掩杀，其王尚清械系贵等七人至福建，诬为寇。御史译审列奏，上允部覆治以通番律，仍听咨谕国王无轻与中国商民互市。明年，尚清移礼部，以官生梁炫等四人学南雍。逾七年，乞遣归婚娶；诏给资粮护归。二十四年，遣使来

贡，兼送朝鲜漂流人口。初，闽人蔡璟拨赐琉球而原籍在闽；二十六年，其孙蔡廷会充贡使至，与给事中黄宗概亲旧通馈谒。事觉，下诏狱；上念贡使，姑革赏行勘。三十四年，尚清卒。明年，倭寇浙直败还，入琉球境；世子尚元发兵邀击，歼焉。得所掠金坤等六人，遣廷会修贡赉送。因言贡使须乘夏令南风迅，始得归；请如三十四年例，听于福建海口自行修买归舟。上嘉其忠，许之；赐敕奖谕，厚赉金币。三十七年，遣给事中郭汝霖、行人李际春持节册封尚元为王；越再岁，留福州。其国遣廷会谢；以倭警，请如正德中封占城例，领诏册回国。礼部以非故事，且无世子印文；不许。四十一年，始竣封。明年，遣陪臣郑宪等入贡，因送归中国漂流人口，且请归本国流移；上令颁檄濒海诸路。

万历元年，尚元卒；四年，世子尚永嗣。及永卒，——三十一年，封尚宁嗣王如令甲。三十七年，萨摩州倭琉球，虏其王。四十年，遣使复修贡，报中山王业反国；海道参政石昆玉等验贡物杂倭产，请阻回，俟势定。上从部议，令贡使无入朝，量收方物，给赏。四十四年五月，中山王尚宁遣通事蔡廛报倭造战舰五百余，胁取鸡笼山岛野夷。——鸡笼淡洋水，一名东番云。

考风土，以海气蒸溽，候暖；鲜霜雪，多飓风、暴雨。国人深目，长鼻。纤啬好洁，并用色布缠首：紫最贵、黄次之，又次红、绿，王兼五色；簪以金、银差等。广袖宽博。闾左并缟素，无木绵。贫者隆冬衣苧，较闽加密。屋多茅盖，顷渐习陶，铺板祛尘。无贵贱，着草履；入室则脱。唯肃谒使客，具冠履。妇人以墨黥手外指为花卉鸟兽状，髻肖童子总角，不施簪珥、粉黛。女工麻缕。地不产铁，爨用螺壳，亦无农器。削木为匙、箸。得异味，先荐尊者。居亲丧，数月不肉食。以中元前后，日浴尸溪水，去腐取骨；缠以帛，裹草埋土中，不起坟。王及诸臣家，匣骨山穴，凿木为牖，岁时展视。惟谨赋法：略仿井田，分土为禄食；有事始均税，事已即罢。刑甚峻：犯盗窃，刳腹、劓割。职官，尊者三法司——即国相，率王母舅、妻父任之。其次，有察度官，司刑名；有耳目官，资顾问；有哪■〈口霸〉官，理钱谷：皆武职。大夫、长史主封贡，不与政事：为文职。洪、永所赐三十六姓，多闽之河口人；子孙秀者读书南雍，归即为通事，累升长史，大夫。今仅存七姓；凡七姓，男不为国婿、女不为王妃。言语、衣服无别，别以樵髻：居中者七姓、居右者本夷也。王日三朝，群臣以搓手膜拜为敬。俗称王曰「敖那」，妃曰「札喇」。王宫建山巔，国门榜以「欢会」，府云「漏刻」、殿云「奉神」。永乐间，尝命使为盖宫殿，颇闳敞；然以板代瓦。册封，锡以皮弁、玉圭、麟袍、犀带视二品秩，及妃皆有冠服、彩币。初用中使；宣德间，改用给事中、行人。给事赐衣麒麟、行人赐衣白泽，并假玉带。从福建往，治五桅巨舰，长可十七丈；桅用杉

，舵用铁梨木。其国届期遣看针通事一人并水手来，与偕密室看针。即白昼燃灯，亦名十更船。往以西南风期孟夏，归以东北风期季秋。望见古米山，即其境。东去三百里，为叶壁山。又东即日本，恒与贸易、假贷。近国哪霸首里，并有马市。贩鬻率女侏；市用日本钱十当一，如宋季鹅眼、縠环。国初，使来言：其俗不贵纨绮，贵磁器、铁釜；赐予及市马，多用之。盐舶渔艇，制稍异。酷信鬼，不知医、乐；以妇人不二夫者为尸，其魁号「女君」。近王宫有寺，藏经千卷。它籍无「五经」、有「四书」，以杜律、虞注为经。土田砂砾，树艺卤莽。野多鹿及马、牛、羊、豕；山多蛇，无虎。树之佳者，凤尾蕉。贡有苏木、胡椒、黄熟、降檀诸香，并非所产；产饶硫黄、海贝。燕会，令童歌夷曲，舞以侑觞。酒以水渍米；越宿，妇人嚼以取汁，曰「米奇」——间来自暹罗，清冽、易令人醉。武宗赏赐玉杯，每出为寿。学书及武，以倭为师。甲用皮革，矢可至二百步，节以金鼓。众骁健，耐饥寒劳苦。好争狠斗；度不免，即引刃自毙于海上：故称勅国

然不当倭十一。国别号大琉球，西南则暹罗、东北则日本。

从长乐广石出海，隐隐一小山浮空，即所谓小琉球者也。去闽省东鄙台、礮、东涌，水程特数更；南为东番诸山，在彭湖东北。其人盛聚落而无君长，习鏢弩，少舟楫；自昔不通朝贡。又东隅有夷，鸟语鬼形，殆非人类——或云即昆舍那国。

论曰：琉球创见「隋书」为流求，序其国，俗稍异。王姓斯欢氏，国人呼之为「可老羊」，妻曰「多拔茶」；所居曰波罗檀洞。羽冠毛衣，编苧为甲；王乘木兽。候草荣枯，以为年岁。壁下，多聚髑髅。质以今日风教，固殊焉。「元史」作瑠求，云水至彭湖渐低，近瑠求则谓之落漈——漈者，水趋下不回。渔舟遇飓风漂落漈，回者百一。自陈侃，特标其妄。或曰：国西古米山有礁甚险，舟至辄败；即落漈也。琉球及明始通上国，请封、入贡与朝鲜埒，渐以华风，宜其丕变；辄按前后「使录」为更定之。颇闻其国廛海外一冈脊，无大聚落。往使至，敛储■〈亻侍〉，民间甚苦；以响慕文教，矢殫其力，然犹贷邻倭而后给。嘉靖中，即有领封会城之议，情已微露矣。守夷在四，当事得无深虑乎！

——录自茅瑞征「皇明象胥录」卷一。

和兰

红夷，自古不通中国，与佛郎机接壤。时驾大舶，横行爪哇、大泥间。及闻佛郎机据吕宋，得互市香山澳，心慕之。万历二十九年，忽扬帆濠镜，自称「和兰国」，欲通贡。澳夷共拒之，乃走闽。闽人李锦久客大泥，与和兰习；说其酋麻韦郎曰：『若请市，无以易漳。漳海外故有澎湖屿，可垒而守也。

案瑯在闽，若第谨事之，计无不取如携者』。三十二年七月，遂诈为大泥国王书移闽当事及中贵人高采，而以巨舰尾至澎湖。时海上汛兵俱撤，夷伐木驾厂，如履无人之境。而李锦徐拿鱼艇附入漳，诡为所掳脱归。当事系锦及前所遣猾商潘秀，令谕夷还自赎。已并遣材官捧檄往，乃多赆酒币，觐后偿；海上奸氓又潜移华货，私与市：夷益生心观望。而案瑯已膾夷贿，许以三万金为寿；与寻盟。会当事所遣往谕材官沈有容雅饶才略，从容谕夷，多中窾；其酋麻韦郎颇心动。众露刃相挟，沈厉声折之，为语塞；因仅以夷刀及玻璃等器遗瑯求市。已是当事严禁兵民接济，疏请声剿。夷度坐困，竟以十月宵遁；勾引锦、秀等论如法。旋奉旨传谕大泥国移檄和兰：无为细人所误。维时闽海幸复宁谧，而本夷从此习华境曲折，心不能无他觐；兼之海上利夷金钱，勾引实繁有徒。四十五年，更从吕宋港口迎击华商；尔后遂大入澎湖，据为三窟矣。

其人深目碧瞳、长鼻赤发，闽人因呼为红毛番，又称红夷云。舟长可三十丈，横广五、六丈；树五桅，凡三层。旁凿小窗，置铜铕以俟。桅下大铕长二丈余，中虚如四尺车轮；云发此可洞石城，震数十里——非敌迫，亦不轻施也。舵后铜盘大径数尺，往来海道不迷；称「照海镜」。奉事天主，甚谨。每役使乌鬼行巨涛中如平地。或云红衣富金钱，遇华人货当意，辄厚偿，不甚较直。海上贷为红夷售，则价骤涌。其来领国母钱巨万，求开市。不习战，已因中国驱逐，始募倭冲锋。所恃独铜铕；其舟既大，亦不便回旋，可以计破。今红夷铕法盛传中国，「佛郎机」又为常技矣。

——录自茅瑞征「皇明象胥录」卷五。

附录二

（朱国祯「涌幢小品」选录）

东涌侦倭

东涌侦倭

万历四十四年，闽抚台黄与参遣义民董伯起出海探倭。五月十九日，柁手馆头施七回，言伯起同李进、叶贵、傅盛三人，十六夜自馆头开洋；十七天明，至竿塘；一更，至横山；十八早，至东涌。一路兵船躲各澳，皆不见。遂上东涌山四望，止倭船一只泊山后南风澳、一泊布袋澳，二澳相连，篷樯俱卸；但掠定海白艚船藏南碇隐处。伯起即将海道红票埋藏山上，并拘天妃判官手为证。忽见南碇船张帆来，施七曰：『此非好船；好船不起帆赶我也』。李进曰：『今勿走！走则铕打立尽』。少顷，倭船至，通事同倭过船搜，问：『汝何船也』？齐应曰：『讨海船』。通事问：『见有兵船否』？应：『无有』。通事目伯起等曰：『汝但说有兵船——他以五十金雇我来，我欲去，他不肯去

；说有兵船，他方去也』。众曰：『我说，恐杀我』！通事曰：『不怕、不怕！汝但开口作说话状，我为汝说』。又曰：『汝既讨海人，为我取水』！众见倭坐我船中，不得已，为取水。讫，彼首军忽过船，细视伯起，相其手；又视叶贵三人，遍相之。即摇首：『汝不是讨海人，老实说！不说，杀汝』！众未应，倭以刀恐之者数。众栗栗，相视。伯起知不免，大声曰：『我说亦死，不说亦死！我等是军门海道差来；闻汝造船三百只，我军门海道已备有战船五百只，汝来则战！汝若是好船，何故久泊此地？今日杀我也由汝，不杀亦由汝；汝杀我，兵船即至矣』！于是群倭齐拍手喃喃，且吐舌。通事曰：『他，琅砂矾国王差往鸡宠；风既不便，归去恐得罪。欲将你首军一人去，回报国王免罪；决不害汝』。即问：『谁是首军』？众指伯起。——首军者，彼处「老爹」之称也。遂呼伯起过船。伯起奋而过，曰：『我今拚命报国矣』！即索网布于倭，得之；又索衣，首军以番衣予之，不受。从叶贵等借衫，递与之。倭首军陪伯起吃饭：此十八晚事也。

十九亭午，带所掠船并我船送至台山外。伯起为请放，即放各船归。倭船大可丈八，内有马四疋，铜铁满舱，皮箱甚多；叫我人去看。说：『汝国人往我处，每年有三、四十船；我俱礼待。你中国人见我来，便要杀』。说彼国简易，说中国即皱眉。倭亦能写字，以笔与伯起写。伯起不写，倭即写「日本人无情」；伯起取其笔，写「日本人有情」。倭又抹却「有」字，仍写「无」字。七又言：倭人与吾人亦无甚异，但喜弄刀；或以刀作铳，眇视而声之：无刻不然。此差原系方輿；輿荐伯起自代，傅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。三人归而伯起不返，可怜！

明年三月，以计给之，送归；得为海上裨将。

——录自朱国祯「涌幢小品」卷三十。

附录三

（「明神宗实录」选录）

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李凌云奏

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李凌云奏

万历四十五年八月癸巳朔，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李凌云奏称：『本年四月十九日，有台山游兵船一只送回董伯起，随为官兵阻于黄岐。海道副使韩仲雍驰至小埕，召倭目明石道友、通事高子美等译审之。其长岐一岛，彼名为肥前州，岛酋村山等安——我呼为桃员者，近受武藏总摄之命，监主市易、交关唐人者也。明石道友，乃其领倭出贩，渠率而正木矢次卫门——实等安亲随典计之仆，其一人柴田胜左卫左门则船中头目也。因问其何故侵扰鸡笼、淡水？何故

谋据北港？何故擅掠内地与挟去伯起、复送还伯起及侵夺琉球等事？俱以甘言对。道臣因谕以「所经浙境，乃天朝之首藩也。迤南而为台山、为礮山、为东涌、为乌坵、为澎湖，皆我闽门庭之内，岂容汝涉一迹！此外，溟渤华夷所共，穷兵芟薙，汉过不先。但汝为飘风所引，暂时依泊，不许无故登岸；或为旷日所误，唐山取汲，不许作意淹留。我兵各有信地，防御驱逐，自难弛纵，汝所过之处明声禀而速扬去可矣」。明石等复自请归岛之日，启知国主查实，先犯料罗、续犯大金之人如系何岛商，倭则戮之國中；如系唐人拨置，则差倭缚送于境上：以表效顺。道臣谕以「使命往来，既非疆吏所得擅议；且本省奏闻发落，尚延日时。汝船经由港澳，或招猜衅。今汝国中一动一静，我院、道、镇、参悉见悉闻；果能不食斯言，自是汝国长利也」。旋又谕以「上年琉球之报，谓汝欲窥占东番北港，传岂尽妄？但天朝因汝先年有交通胡惟庸、擅杀宋素卿辈与误信汪五峰辈频年入寇，近复有平秀吉侵扰高丽诸事，悬示通倭禁例益严。其实每岁引贩吕宋者一十六船，此等唐货岂尽吕宋小夷自买而自用之乎！又各远屿穷棍挟微货、涉大洋，走死鹜利于汝地者，弘纲阔目，尚未尽绝。汝若恋住东番，则我寸板不许下海、寸丝难以过番，兵交之利钝未分，市贩之得丧可睹矣」。明石道友等各指天拱手，连称「不敢」！道臣随差官押送定海所而去。该抚臣黄承玄看得闽海多事，正在戒严，乃有倭目送归挟虏之报；其言颇甘，其来亦似乎有名。惟是狡夷变诈，原自难测。无论表文书词，种种斜谬；且大金、料罗之氛未远，而款关效顺之使突来，果可遽信其输诚乎！计惟量为抚恤，以昭绥怀之仁；仍即谢遣，以杜窥伺之隙。在彼为诚为伪，不足深较；在我保疆固圉，自难暂弛也」。章下所司。

——录自「明神宗显皇帝实录」卷五百六十。

附录四

（张燮「东西洋考」选录）

逸事考（一则）

逸事考（一则）

肥前州岛酋村山等安者，受彼武藏总摄之命，监主市易、交关唐人者也。明石道友，乃领倭出贩，渠率驾舟送侦探官董伯起来；还，旗书「单翼凯旋」四字。

海道副使韩仲雍驰至海上，召倭目，译审情实。问渠何故侵扰鸡笼淡水？称自平酋物故，国甚厌兵。惟常年发遣十数船，挟带资本通贩诸国；经过鸡笼，频有遭风破船之患。不相救援，反掠我财。乘便欲报旧怨，非有隔远吞占之志也。问渠何故谋据北港？称通贩船经由驻泊，收买鹿皮则有之，并无登山

久住意。或渔捕唐人，见影妄猜；或仇忌别岛，生端唆害。问渠外海商贩，何故内地劫掠？称国王严禁，不许犯天朝一草一粒。缘各商趁风飘入浙、闽，不得已沿途汲取山泉；官兵既「劫贼」相待，因而格斗，未免杀伤。且各商去国远，不必谨守国法；有信附舟唐人恐吓起衅者、有被劫海唐人教诱取利者，国王实不知闻；闻则必根查之而种诛之。董伯起亲见旧年同道友来掳去渔人张士春、欧达老船众五十余辈，今尽监系；待回报，行戮是也。问渠何故挟去伯起？称上年彼国发商船十一只阻风失踪，其二船系岛酋亲子，至今未还；其七船，与浙兵缠住厮杀。惟道友二船先到东涌，遇小渔船，浼代樵汲并作眼目；询知军门黄都爷多拨船兵、火器，系韩海道新行训练，十分精利。于渔船丛中，觉察伯起有异；质问，系是海道中军官人。礼请过船，同到日本：一则欲待官兵追及，央其分割；一则藉此归报国王，明非逗留——实不敢轻慢。问渠今又何故送还伯起？称总摄嗣位未久，每念四夷皆得自通天朝而彼独隔绝、先世亦常列名职贡而后乃弃捐，心中时常以为耻愤。今因送到伯起，辞气耿介，愈仰中华人物。始悟每年轻舟越贩、峨冠进谒，或为衙门差官以求供馈、或领互市价值竟至脱骗，皆歛法奸民；使小国慕化之心有负，而天朝字小之恩不沾。今幸拨云见日，自愿输忱。春信风柔，始差道友等整船送回。至恭进表文，经沈参将谕以「不合体式」，愿带缴回矣。问渠何故侵夺琉球，使吏治其土宇？称系萨摩酋陆奥守恃强擅兵，稍役属之；今岁输我王，不过银米三千。收利几何而不忍割出，但须转责该岛耳。本道随谕：『汝并琉球，皆吾赦前事；当自向彼国议之』！又问渠来意何求？称送还华官，得一公文回报——图好体面、传好名声，别无他求。但愿自后鉴我倭人船众，止是通贩，不是行劫；官兵相遇，莫辄斗杀！本道谕：『汝来西贩先经浙境，乃天朝首藩也。迤南为台山、为礮山、为东涌、为乌坵、为澎湖、为彭山，皆我闽门庭之内；岂容汝涉一迹！此外溟渤，华夷所共；穷兵芟薙，汉过不先。汝或飘风，暂时依泊，不许无故登岸；或为旷日所误，望山取汲，不许作意淹留！我兵各有汛地，防圉驱逐，自难弛纵。但汝自取方便，明声禀而速扬去可矣』！渠又请归岛启知国主，先犯料罗、大金之人系何岛商，倭则请官莅杀之國中；如唐人拨直，则差倭缚送于境上：以表效顺。本道谕：『使命往来，非疆吏所得擅议；本省奏闻发落，尚延时日。汝船经由港澳，或招猜衅。汝国中一动一静，我院、道悉见悉闻；果不食言，自汝国长利也』。旋又谕：『上年琉球来报汝欲窥占东番北港，传岂尽妄？天朝因汝先年有交通胡惟庸之事、有擅遣宋素卿在驿哄杀之事、有误信汪五峰频年入寇之事，近年有平秀吉侵扰高丽之事，疑汝嫌汝，悬示通倭禁例益严。其实远屿穷棍挟微资、涉大洋，走死鹜利于汝地者，弘纲阔目，尚未尽绝。汝若恋住东番，则我寸板不许下海、寸丝难望过番，兵交之利钝

未分，市贩之得丧可睹矣。归示汝主，自择处之』！明石道友等各指天拱手，连称「不敢！不敢」！因量赏花红布丝，后椎牛酹酒大飨之。仍颁布旗，大书「福建发回日本效顺夷目」，俾悬桅上；给粮遣回（见「款倭详文」）。

——录自张燮「东西洋考」卷十二。

附录五

（吴伟业「绥寇纪略补遗」选录）

漳泉海寇

漳泉海寇

漳、泉海寇，起自袁进；进受抚于闽将沈有容。进之后有李忠，亦以就抚，与进并于辽东效用。忠之后有杨禄、杨策，禄、策之后有郑芝龙。

芝龙，泉人也；侵漳而不侵泉。故漳人议剿而泉人议抚，两郡相持久不决，寇愈横；上为之逮治巡抚朱一冯、旧抚朱钦相、总镇俞咨皋等。已而芝龙悔祸，降于两广总督熊文灿；有旨戴罪立功自赎。余党蔡三七、锺六等自闽海飘至广澳、莱芜、马耳澳、牛田洋，分往埭头洋屿、青澳等处；我师御之，颇有斩获。其中李芝奇者称最强，初由元钟东上陆鳌、中左，为郑芝龙所败；继又突大、小金门，直犯潮海，入揭阳铺，与把总郑廷佐力战逼城。知揭阳县冯元颺率乡兵出城外曾厝埠大战，互有杀伤。其时杨策已被获于马耳澳，惟芝奇于惠州、潮海间恣甚。锺六老者名斌，窜而之浙，尝以阳败诱官军入洋；贼■〈舟宗〉四合，总哨皆没，宁、绍、温、台、苏、松在在告警。浙抚张延登增船召兵，浙寇渐平。广贼刘香则又芝奇之党，后出而更锐；犯小埕、犯长乐，再犯广之海丰。诡乞降，熊文灿信之。七年四月，道臣洪云蒸、康承祖、参将夏之本、张一杰往招之谢道山，被留。踰年，芝龙合兵夹击，香胁道、将出船止兵；云蒸大呼曰：『我矢志报国，急击勿失』！遂遇害。香势蹙，自焚，溺死；承祖与二将脱归。于是，海祸遂息。

——录自吴伟业「绥寇纪略补遗」（下）「附纪」。

附录六

（顾祖禹「读史方輿纪要」选录）

彭湖屿

琉球

彭湖屿

彭湖屿在府（按指泉州府）东南海中，山形平衍；东西约十五里、南北约二十里，周围小屿颇多。自府城东出海，舟行三日可至。又有东、西二碇，亦

在海中；自东碇开洋，一日夜可至。其海水号彭湖沟水，分东西流：西达漳、泉，东达吕宋。

「海防考」：『隋开皇中，尝遣虎贲陈棱略彭湖地。其屿屹立巨浸中，环岛三十有六，如排衙。居民以苦茅为庐舍，推年大者为长，以畝渔为业。地宜牧，牛羊散食山谷间，各■〈牙文〉上历下〉耳为记。「元志」云：「三十六岛巨细相间，坡陇相望，有七澳居其间。大约有土无木；土瘠不宜禾稼，产胡麻、绿豆，山羊尤多。居人煮海为盐、酿秫为酒，采鱼虾、螺蛤以佐食。土商兴贩以广其利，贸易至者岁常数十艘，为泉外府。至元末，置巡司于此」。明初洪武五年，汤信国经略海上，以岛民叛服难信，议徙之于近郭。二十年，尽徙屿民，废巡司而墟其地。继而不逞者潜聚其中；倭奴往来停泊，取水亦必经此。嘉、隆以后，海寇曾一本等屡啸聚为寇，官军大举，始讨平之。万历二十年，倭犯朝鲜，哨者云将侵鸡笼、淡水；鸡笼密迩彭湖，于是议设兵戍险。二十五年，增设游兵，春、冬汛守。四十五年，倭入犯龙门港；遂有长戍之令，兼增冲锋游兵以厚其势』。

其地环衍可二百余里、三十六屿之胜，盖清漳、温陵二郡之门户。但地斥鹵、水咸涩、常燠多风，稼穡差艰耳。屿之正中日娘宫屿；从西屿入，二十里日茶盘、又十里为进屿，即娘宫屿矣。——波平浪息，无溯奔激射之势；其状如湖，因曰彭湖。湖面宽转可里许，深稳可泊；遇南北风，我舟汛守皆顿其中。夷人往往窥伺，以为窟穴。面为案山，右为西安；今各置小城，列銃其中以为戍守，名曰銃城。又左为风柜，夷人尝筑銃城于此；山略高至七、八尺，夷拗其中，上垒土若雉堞。今毁其城，仍分军戍守，与案山、西安相犄角。东为蒔上澳、猪母落水，最当东南之冲；夷寇从东南来者，遇风辄寄泊焉。由陆趋娘宫三十余里，旧有舟师戍守；今更筑銃城，以防横突。又东南，为锁管港、林投仔、龙门、青螺诸澳。龙门有原泉，旧为居民聚落；万历四十五年倭流劫大金，所余船突犯泊此屿。西为西屿头，正夷寇出入之道。有果叶澳，泉甚冽可饮。稍北为竹篙澳，又西为■〈虫聿〉仔员，又西北为丁字门、水吼门，非乘潮，舟不得出入；今皆有水陆兵戍守。屿北为北山墩，有北太武，稍卑为赤嵌。循港而进，越一澳区为镇海港，垒城于此。又西北，为吉贝屿。沿海诸山，乱石森列、港口迂曲，非练熟舵梢不能驾舟也。又北太武与中墩称两太武，俱湖中最高处，便于瞭望。娘宫稍后二里有稳澳山，颇纡坦。

自万历三十七年，红夷一舟阑入彭湖；久之，乃去。天启二年六月，有高文律者乘戍兵单弱，以十余船突据彭岛，遂因山为城、环海为池；破浪长驱，肆毒于漳、泉沿海一带，要求互市欲如粤东香山澳夷例。总兵俞咨皋者，用间移红夷于北港，乃得复彭湖；议于稳澳山开筑城基，通用大石垒砌，高丈有

七、厚丈有八，东、西、南共留三门，直北设銃台一座，内盖衙宇、营房，凿井一口，戍守于此以控制娘宫。然议者谓澎湖为漳、泉之门户，而北港即澎湖之唇齿，失北港则唇亡而齿寒；不特澎湖可虑，漳、泉亦可忧也。北港盖在澎湖之东南，亦谓之台湾。天启以后，皆为红夷所据。

——录自顾祖禹「读史方輿纪要」卷九十九「福建」（五）。

琉球

琉球之地，在泉州府东海岛中，亦在福州府之东北。汉、魏以来，不通中华。隋大业三年，令羽骑尉朱宽入海访求异俗，始至其国；言语不通，掠一人以归。明年，复令宽慰抚琉球，不从；宽取其布甲而还。富倭使来朝，见之；曰：『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』。六年，遣虎贲郎将陈棱等自义安泛海击之；东行至高华屿，又东行二日至■〈句上龟〉鼈屿，又一日至其都。琉球王欢斯渴利兜战败，棱等乘胜拔其栅、杀其王，男女数千人而还。自是历唐至宋末，尝朝贡。元至正二十七年，遣使招谕琉球，不至。其国所辖，有古米、马齿、太平等山；东北有硫黄、叶壁、七岛诸山，并隔海外不相属。明朝洪武五年，遣行人杨载赉诏往谕，其国率先归附；太祖奖其忠顺，赐符印、章服及闽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人，又许其遣子及陪臣之子来学于国学。其国分为三：曰中山王察度、南山王承宗、北山王帕尼芝；皆遣使朝贡。自永乐以来，其国王嗣立，皆受册封；后惟中山朝贡不绝，其南山、北山二王俱为所并。嘉靖三十五年，倭寇琉球；世子尚元邀击，歼之。万历三十七年，萨摩州倭侵琉球，其王尚宁；四十年，复国。至今其王相仍，皆称尚氏。贡道，自闽县以达于京师。朝廷遣使，去以孟夏、来以季秋，乘风便也。自福州梅花所开洋，七昼夜可至；自泉州澎湖岛开洋，五昼夜可至。望见古米山，即其境；东去三百里为叶壁山。又东即日本，恒与贸易假贷。近国那霸首里，并有马市。

又有鸡笼山岛野夷，隔难笼淡水洋，亦谓之东番。万历四十四年，倭夷胁取其地；久之，始复国。「四夷考」：『琉球之地，仅海外一冈磧，无大聚落。所居曰婆罗檀阔，无城郭，塹栅三重，环以流水，树棘为藩而已』。「元史」「志」载：『自澎湖而东，水渐低；近琉球者，谓之落濼——濼者，水趋下不回也』。嘉靖五年，给事中陈侃使琉球，首辨其妄，因别号「大琉球」；西南则暹罗，东北则日本。从长乐广石出海，隐隐一小山浮云，即小琉球也。更南，则东番诸山；其人盛聚落而无君长，习鏢弩、少舟楫，自昔不通中国。又东隅有夷，鸟语鬼形，殆非人类；或云即毗舍那国云。

——录自顾祖禹「读史方輿纪要」卷九十九「附考」。